

萬一樓外集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萬一樓外集目錄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111

萬一樓外集目錄

卷一

雜著

遊雞足賦

奉送邑大夫方壺謝公入

觀詞 有序

贈王洪洲學憲參知陝右詞

有序

奉送邑大夫乾所時公入

觀詞 有序

姚署匾對

柱聯

卷二

萬一樓外集

目錄



雜著

兵務六議

上蕭望川通府書

答樓子清書三首

答徐文長書

卷三

雜著

密記

卷一 密小記

葬記目錄

諸陸圖書 ZHUJI LIBRARY

續論政篇

招商會議

無告子述

治木訓

卷四

雜著

立志論

躋僖公論

大臣論

外父東溪樓公行狀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樓門章孺人行狀

章門駱氏行狀

卷五 觀音公館

傳 立法館

縣志良吏列傳一

卷四 縣志良吏列傳二

縣志良吏列傳三

卷六 縣志良吏列傳四

傳 縣志良吏列傳

縣志王姚王呂列傳四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縣志楊王列傳五

儒林上

縣志姚黃王胡俞列傳六

儒林下

縣志王翁列傳七

縣志黃馮徐陳鄭列傳八

卷七

傳

縣志張楊王郭陳列傳九

縣志三張三陳列傳十

縣志楊吳錢申屠翁毛陳孟駱列傳十一

縣志黃吳王吳陳方虞宣洪列傳十二

縣志何吳朱胡列傳十三

縣志孝友列傳十四

卷八

傳

縣志阮佃夫列傳十五

縣志女列傳十六

縣志女列傳十七

縣志方技列傳十八

二主簿傳

縣志列女遺傳

諸陸圖書 ZHUJI LIBRARY

萬一軒深山先生傳

卷九上

族譜

例義

卷九中

總譜前

世表

傳表

縣內傳

卷六外傳

萬一樓下集

目錄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卷九下

總譜正

世表

傳

內傳

外傳

萬一樓外集目錄 終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萬一樓外集卷一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蓋雜著

腹

遊雞足賦

書

侍御九澤劉公觀風六詔計時匝歲事竣化行賓川小稅忽

命執事爲雞足之遊時萬曆八年春二月也風日清和人民

熙育花木旣芳道途兼肅從行者兵憲馬君僉憲顧君胡君

而大參李君都閩江君以入賀萬壽來不待速少參駱

生亦濫爲僕相與減騶從并館穀扣禪宮逐林鹿上萬仞之

巍峯矚百蠻之荒谷公旣題名於石而慮有未悉命顧君記

之矣復命生以賦生乃秉筆抽思不就者終日請於公曰古
人振衣洗屐非漫遊也必有所營登高作賦非漫言也必見
其情何以教之公曰知我心者無如子矣曰雞足之爲山也
當滇之西綿亘而起雲霄與齊鸞翔鶯聳龍騰虎踔語大觀
則前臨蒙樂交趾爲谿背繞金沙峨岬如岬右控瀾滄微茫
雪山土蕃寰壘遠避雄關而獨左枕太華以望中原則如揖
如伏而似有所不敢攀昔司馬子長陟九嶷登泰岱探禹穴
蓋九州之名勝無所不到而後文章獨爲登壇今公敷歷
兩都周遊四方車馬所至無論塵霜其遠覽固不讓子長而
邱索典墳博采精藏揮毫觸景漢轉星芒若其尤可指者則

阜囊白簡之風裁獨爲入室澤宮鎖院之程式同讓升堂垂
之琬炎有餘芳矣而常不自滿每用惶惶茲遊也得非欲補
司馬子長之所未備者而揚其光耶公曰此文士之用心某
不佞叨奉 天子命不暇及也曰雞足之勝大觀固遠藏積
尤奇中有跳虎之澗升猿之梯羅漢之障仙人之棋袈裟顯
狀攝光良期收蛇石竅飲馬泉池其他種種數待移時而尤
可詫者門名華手寺號傳衣相傳佛大弟子迦葉守佛衣以
俟彌勒於中於理雖誕於言有稽故菴院之盛興多替寡無
慮七十有餘而流止其中者往往有高禪異律今四方好奇
之士率宗倣禪學謂儒之不可無釋猶文之不可無質當參

同而合一而每以不遇其人爲疾公咀嚼五經提撕六館至
爲天子耳目之臣其於儒術固已食其馘斂其實矣而道
無終窮常思遠述茲遊也豈有意於遇其人而與之穀率耶
公曰此僻士之用心某不佞叨守天子憲不暇及也曰古
人立政所重無爲非不以勵精爲急務每薄夫事功之規規
是故童冠皆春點也可與湖中及事坡兮有輝自公之來滇
也流土歸心漢夷樂業自拇雞獬獠之狗偷以至三宣六慰
之狼脅莫不隨頤指而熙然安貼茲遊也聯冠裳借隸力上
下於叢林曲磴之中盤桓於清泉芳樹之側梵殿鳴鐘經房
列席會景則七步成章乞染則百幅齊擲書匾書經記腐記

石揮灑既奇性情尤適簿書不擾公私振滌得非以脩浴沂
風詠之撰而振和平神化之澤耶公曰此王佐者事某不佞
固有志而未之逮也曰雞足雖勝叢曠萬山琳宮既盛餼畝
實蕃輳集寡牒紛麗藏姦鼓妖術以倡亂去典籍而貪殘小
夫薄態豪右厚顏弗摧於虺為蛇等閉公之來滇也姦蠱必
剔小大無擇況夫茲遊中稽隱匿固欲覈其心行亦將正其
阡陌使深山大澤弗生蛇龍芷畹蘭畦毋滋荆棘是以便道
輕車乘機抵隙託瀟灑於風塵遂徘徊於日昃此其意不有
可索者乎公曰此有司事某不佞蓋有意焉爾非所親也曰
賓川地隣鐵箐民不寧居逮後火炎玉石不殊下畏其上荼

壘休屠嚴冬之後陽春當舒更若東薪招豕縛狙公之按滇
牛無全軀況此葦爾籌甯有渝以故省刑獄戒苛察期與民
休息而此行且去襜帷和顏色問父老疾苦孩提欲得使窮
鄉斑赤莫不爭先快覩知上之愛我不異父母相與告語以
熙熙於安宅則公茲遊其才識之過人有不在尋與尺者未
可測也公曰此安養之道某不佞竊有意焉而非所重也曰
漢宣遣祀金馬碧雞歲遠事湮跡踪竟迷關亭之共觀考
方策兮可疑茲山以雞名果其地耶則神明所棲況夫唐蒙
始略諸葛繼犁李唐以覆師爲諱趙宋以畫斧而離則西南
都會自號險崎昔者安石賄聖昌黎訪顛事若無當世且稱

賢彼漢武帝瑤池之會青鳥傳書則王母乘之而來寇萊公
澶淵之役雅歌投壺則宋主覘之而喜蓋福有由致哲王之
御極固神明之所懷兩地有由重哲人之閒暇實明主之所
倚聖天子春秋鼎盛戎夷率賓身日強固心愈憂勤
公既仰承休德薦馨香於冥穆而振靈景於炎津矣適人
賀者來辭因挈以探神明之穴入崎險之叢頌岡陵歌肅雍
止以祝聖壽而下以宣仁風俾二臣入揚于庭使聖
天子知鷩輿之閒暇如此庶乎見西南之順治而禮樂可謂
交通舒軫念於萬里斂嘏祐于九重其爲休也不亦洪
乎公曰此忠愛之義某不佞竊有意焉而非所專也曰觀風

之職匪迂匪叢豈惟驗風俗之厚薄徵政教之汗隆要當察
風雨之和識陰陽之中故丙吉舍鬪格者而牛喘是問汲黯
輕延燒之眾而賑水旱者以萬鍾顧西南之在天地覆載所
向乃寒可以不爐而暑可以不風夏秋雨數冬春日重卽一
息而殊狀不百里而難通瘴霧時起飄風獨雄桑麻不植全
石爲証至於賓川尤異其逢氣先春而淑穀早秋而豐語節
宣則明刑肅政固其要務語徵驗則名山大川乃其統宗是
以三辰至止四顧從容觀泉則必窮其本探險則必歷其峯
遇小獸而務察其性卽細卉而務究其踪無非欲觀陰陽之
順逆造化之神工以運吾節宣之妙用而昭治理於無窮故

夫一言一動一遣一從非有得於外則有契於衷此皆成能
於賢懿詎足漫諭於凡庸抑有說焉易稱匪躬詩歌靡鹽是
以毛義捧檄而怡情狹梁望雲而興覩顧公之遊也瞻戀逾
黔遙指入楚若欣若失且揚且俯豈其念太夫人之在堂而
動情於陟岵則業已委質於人矣公懼然曰子無言子畜我
而得我杜權何敢不勉子爲我歌我將賡之歌曰芳樹羅兮
珍禽紛簫鼓鳴兮椒漿陳冠蓋集兮山靈欣相逢不飲兮落
照曛他日相思兮天邊雲再歌曰螭白兮蚪青奇服兮鮮旌
安期不可遇兮華髮生名山不改兮遊人更故園何在兮烟
雲層公喜而賡歌曰桑弧蓬矢士有事兮封狼居胥不爲恣

今我來萬里攬幽芳兮虎豹遯跡蛇龍藏兮式邀以遊孰先
覺兮豈其名山必五嶽兮光景幾時兮無相忘同懷佳人兮
天一方於是諸君皆起而謝曰敬受教矣更脩爵而別明日
言旋就途以列

奉贈邑大夫方壺謝公

有序

循良化洽嚴迷職之彝章寅靖義孚悵臨岐之耿色含情不
啻口出紀美何幸躬逢仰惟卽召某官偉敏性成英精學就
靈麟彩鳳兒童亦識其祥璞玉渾金鑒別莫名其器掄魁賜
第洛陽之英彥既早進於吳公應宿分符枳棘之荒叢亦卑
棲乎鸞鳳赤駿之騰空共詫青萍之出匣自殊履畝定圖豈

特於文無害當初政之糾紛而恢恢游刃數猷起俗苟其於
事有裨卽眾議之雜沓而鑿鑿持衡頌繼懸魚化符馴雉乃
因朝會爰啓長征石兀橫琴瀟灑一簾秋色錦鞵攜鶴飄飄
兩袖春風北斗垂而劍氣衝光搖浣水晨雞鳴而驪唱發聲
應長山雖久任責成九重方修居官長子孫之故事而攀

轅臥轍一時不無赤子慕父母之私情況於寮義之素殷能
不索居之是惜渭城朝雨共嗟萬里關山金闕曉鐘遙想千

官劍佩

問禮

帡幪均荷眷戀尤深言游得下邑之賢旣慚非

類老子竊仁人之號更訝不羣顧忌傷手之譏爲續離亭之
曲嗚呼醉中解纜雨後登樓兩地悵然一天無際三秋邈矣

半日為長語固不交情為有恪詞曰燕都越嶠風塵路萬

里雙旌星露玉劍遠空秋錦瑟橫塘暮指顧上林深還奏長

楊賦○八挺億禩神明祚所賴藉循良為輔班管推賢

形墀錫燕更幾箇富第召衮春日潞河魚夏雨施村酷右

調帝京春即憶帝京

贈王洪洲學憲參知陝右詞有序

燕山雪霽日華遠照江湖楚水風清雲路漸開霄漢固喜榮

階之晉錫何堪別宴之臨岐色動公私情櫻去住恭惟門下

抱義尊仁經文緯武稟受全而窮探更至學總忘筌閱歷久

而諳練益深事皆迎刃驄蹄白簡風裁稔著於長安熟道輕

車甘澤徧垂於區宇及司文教益展素猷不惟衡鑑之平明
抑且表儀之正直宏二百年之憲紀三物從周合十七郡之
英賢一變至道膚功既奏景命遂頒皆曰可於諸大夫公
論已騰於直北爲畱行於羣弟子福星奈燦於關南平世中
興正人上達於戲噫嘻渡湘而弔屈終賦鵬於長沙得播而
易連業看花於元觀相淹驕邸非無正誼明道之醇儒令困
文園寧乏愛士憐才之哲后況督學爲今華選而參知必古
名流非聞望之素隆詎容輕授苟勳庸之未著曷肯序遷而
得之不難且陟之以次固遭逢乎聖主實懋烈於前脩雖
楚臬秦藩出乎此入乎彼踵旋平級未爲出格之恩而銀青

金紫舍其舊服其新齒錄迴波已見賜環之兆冠裳樂道寮
案生歡 綸音播而鵬翼垂雲彩檄傳而驪歌度雪聽鐘長
樂共興宣室之懷折柳河橋不盡陽關之感聊裁短句用繫

長思詞曰

遠山殘雪映江漢清波盡船華楫簫鼓喧填衣冠簇擁別燕
磯頭叢列漫羨長安卿相分陝道非還 闕時有在但棠陰
多廕詎論纓結○真切憑軾處迤邐江山漢帝曾基烈諸葛
清祠子真幽谷塊漉精英消歇說甚黃流華嶽雄弔尚多明
哲杯在手且高歌暢飲後期難決

右調喜遷鶯

奉送邑大夫乾所時公入

觀詞 有序

金鞵戒道抱最計以朝宗綺席臨岐懸素衷而傾注義固深
於寮佐情更切於士民恭惟某公臺下學精蘊粹識遠才宏
一自下車以來百務隨形而付剗繁澄穢夙習頓釐獎正推
雄淳風蔚起慮潢池之騷動則脩保甲且練鄉兵慮水旱之
頻仍則建社倉先捐俸直教民敦古炳然垂大雅之章課士
尊時卓矣振懋脩之範若其催征之有法與夫聽理之得情
不過勵精所溢緒餘又豈更僕爲能枚舉旣深撫字尤切匡
承左矩右規良恥獨爲君子我心爾腹真能不異周親蓋起
家者十年諳練旣熟而結綬者三篆閱歷殊深宜所措之皆
純又何遠之不到冠裳蓑笠正一時安樂之秋玉帛車書適

四海會同之候日邊琴鶴振千古之風流雲裏鳥鳧望九
重之天闕於凡有識孰不攀轅而獨無知能忘贈策竊今
神聖繼而世躋皇極追古明良遇而道洽太和政在安民吏
先課令開明堂而受賀麟舞鸞翔錫御燕以旌功禮章
樂備雖漢世之良吏不一恐淮陰之國士無雙青瑣禁深行
且畱周非偶甘棠蔭遠恐於借寇爲難所幸甲令有常兼念
子民多欲得輪蹄之再至卽草木亦同歡在九載固非其時
雖一日猶愈於已雅況同寅蓋丞尉之於長官猶衣服之有
領袖職業旣關一體非提綱者得人則目何以張儀刑永無
二心曾會晤之幾時而別何容易贈處固古賢所不廢繪頌

在迂拙爲非長詢盲者途寧能指掌代大匠斲曷勝汗顏日
暮登樓悵行旌之過隴霜晨載酒思執轡以非時渭雨清塵
郢波激楚詞曰

盛時冠履覲

宸旒多少神州赤縣兩袖清風熙瑞日雅度

何方再見變豹年深栽花池稔此際尤瓘絢苧蘿春色一時

遙映畿甸○佇想績奏功曹筵開光祿溫問承清宴仍許

陽和還海嶠竹馬小兒爭怵雲表仙鳧霜郊老馬南北無風

便里歌村釀莫辭頻唱頻勸

右調百字令

姚署匾對

雲南分守洱海道以萬歷五年新建署於姚安明年落成堂

及門亭樓軒各有匾若對皆出予鄙臆其揮灑則李使君之
筆為多楚雄丁生亦幾其半而命工榜列之者羅刺史也因
念人之處世真飛鴻踏雪爾而度桑乾者不無并州故鄉之
感爰書而藏之達觀君子得無以懷土為譏乎

大堂

匾曰保障取尹鐸之不為繭絲也其

對 禮樂教化

綱紀文章

玉帶雲開高並恆嵩常挺立

金沙瘴淨會同江漢遠朝宗

芳草武侯營變現雲霞流遠箐

朝陽古山寺時常鐘鼓報新晴

後堂曰

茶匾曰尊美孔子之所告子張者也其

對 曉日當博花正發

春風披箔鳥時鳴

中堂

匾曰公平正大

大門

匾曰洱海道其

萬一樓下集

卷一

諸證圖 ZHUJI LIBRARY

對斗絕孤城象譯重關明月暎

天圍千嶂鳳池雙闕彩雲聯

二門

匾曰布政行臺其

對服奠要荒枕太華控點蒼榆水昆池相掩暎日分霄

漢浴金沙爍銅柱吐蕃交趾共瞻依

茶亭

匾曰覓蝨夫覓蝨非長者事也道中事簡儘得優游而上

下相接所難者非敬斯亭也可以燕居可以坐

客無事解衣誦簡兮之句以自嘲而得客即與

圖曰... 劇談不減邢子才之風世有負王景略馬伏波
西大對... 之略者庶幾得盡其蘊而不起井底蛙之誦云

爾若曰... 行簡則亦曾聞孔門之訓矣其

對 爐烟迎日細

掉曰 花氣過牆清

內衙中堂

區曰共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曾子之所嚴也其軒曰聽

雞其

對 堦除清浥露

東小對 圖史暖生芳

東小樓匾曰望月其

對 山寺松梢新月掛

城隈樓角淡烟橫

外衙中堂

匾曰敬事不言後事互見之也其

軒曰引鶴其

對 吏人捲牘閑看律

童子攜鋤學種蔬

西大樓

匾曰見日其前曰雲白山青其

對 神京稟東北

對 神京凜東北

樂土擅西南

長劍倚雲萬里塵清羌膽落

疎簾捲雨千山日出瘴痕收

檐前孤鳥度

郭外萬山青

把酒看山燕嶠越關雲一色

憑欄索賦楚江秦嶺思千年

鵲喧衙散後

茶熟客來時

運甕當軒偶觸涼
飈還撫劍

拋書徙席為憐清
景更鳴琴

樓前一軒

匾曰蠟屐夫人之性各有所偏昔祖約好財阮孚好屐向

薄於足為累而或有詣之者孚正蠟屐意甚閒暢而

約方料財物未免色沮斯軒也可以讀可以吟

頗稱予僻而要之無補於政事挾策博籥均為

是險亡羊然其為約為孚當必有辨之者嗣我而居

樂士此者仕學兼資庶其洗此軒之累乎其

對 雨過苔徑綠

此重閣風定竹窻青
嘉園王階及實正宮

蠶池香葵拔信空蘭白茂

天休登鴈飛不到鳳還來

三門之左

卦祠曰土地

三門之右

太所曰懸榻世無徐孺子陳蕃之榻未許輕下也

臨街一坊

區內曰長安咫尺外曰天際清藩其他可區可對處尚多

雲南致虛之以待來者

雲南鹿鳴宴對聯末香

川媚山輝靈淑百年開景運

時清道泰明揚萬里際昌期

右大門

太華高並恆嵩縹緲五雲麟鳳足中原羅網

金沙上游江漢微茫三島鯤鵬駕南海扶搖

右二門

桂苑秋高金馬碧雞瞻彩日

杏林春霽璇霄紫禁擁祥雲

天府登名萬里公車偕漢計

巖廊著績千年彝鼎得周銘

右俱舉人席

九重側席築百尺金臺固王綱必資王佐

四海彈冠際萬年玉厯是純儒定作純臣

山勢扶輿極西南龍蛇鳳轉總會五華知禽獸草木金石之
奇不足當也

海波平定仰南北日照月臨直收六詔得文武忠孝琦瑰之
士其在是乎

右俱大堂

聖主當陽禮樂文章光絕域

英賢入彀聲名德業邁前脩

右後堂

黃鶴樓對聯

平野曉風清望衡嶽太和萬仞稜層當綺座

長江疎雨過攬洞庭夢澤四時芳潤上金樽

吳江 水月亭柱聯 寂寞野田秋 芙蓉閣上金鉤

江城花發烟波暖 蘇州城外 蘇州城外 蘇州城外

山閣雲開玉露清

武昌道堂上柱聯

公平正大

綱紀文章

刑貴協衷國法與民情皆順 直隸 國幹文苑忠孝旌旗

兵先耀德文謨暨武略兼脩

滿城紅日千門曉 鳳舞 會正華映禽媚草木金

四野清霜萬里秋 王恩 蘇謝字 蘇



蕭一敦仁堂柱聯

竊享太平所與者詩客棋客飲酒游山之客

力追大雅所謝者元談禪談求田問舍之談

往事詎須論蝸角名蠅頭利總付與九霄秋露

壯懷何所寄架上書花前酒憑收著千古春風

鐘山密侍青輪閣

楓水遙環碧映簾

蘊閣知止堂柱聯

流水高山雅操素琴堪自適

清風明月竹籬茅徑倍常新

遭一蹶然後長一知若屢遭詎云能長
惜陰仍秉燭

得客且啣杯

風

家廟對聯

旌於前祀於後世彌遠而澤彌新雅見先民令德
善則勸過則箴支愈分而情愈屬方成舊族規模

河海源流遠

星辰次舍明

禮不論古今要在略繁文而全恭敬
物總出天地所須慎明德以薦馨香

門楣千古在

俎豆四時新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入事父兄出事長上

樓頭懸曉日

門內聳青山

耕鑿喜當堯舜世

弦歌粗竊魯鄒風

小亭柱聯

小小山亭可以咏可以尊及琴劍便嫌多事

悠悠禁度不知名不知利縱風月亦屬無心

悠悠襟度不知名不知利縱風月亦屬無心

張羅門聯

綠野通深巷

青山映小樓

張羅門巷春風暖

舞綵庭堦曉日新

林巒遙送日

畦澗小涵春

蠟屐小堂傳白雪

下帷高閣近青雲

葛一樓小集

卷一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柱聯爲浦江鄭庭棟題

孝義持身守奕世刑家之懿緒

文章啓後仰比隣開國之遺風

松檜凌雲時散清陰當戶牖

芝蘭繞徑常輸芳豔上簾櫳

立本堂對聯爲子說題

長松老檜栖烏鳥

瑞日和風入紫荆

祖澤洪深意外尚存詩禮舊

世途坦蕩暗中自嘆利名微

諸
ZHUJI LIBRARY

高樹見大亭柱聯

烟樹千家朝雨霽

雲山萬壑夕陽遲

臺沼庭除混沌鑿開惟此石

風花雪月糊塗收拾有斯亭

木末塔陵山寺近

樓頭人過市橋橫

業本農家花柳外亦樹桑麻方成藝圃却稟

座無俗客歌舞時不忘禮法纔是風流拜此

山勢控湖涵野色

萬一樓下集

卷一

七

溪流穿市送潮聲

兀突亭臺父作之
子述之徒倚從容由我拙

尋常尊俎春花也
秋月也追陪忽漫總時豪

一泓瑩玉源通海

雙樹騰蛟勢入雲

松裊巖風掀綠藻

荷翻池日映紅葵

錦城隱見金風麗

陶徑參差玉露鮮

高樹倚臺連北極

諸暨圖書
ZHUJI LIBR

好峯當牖送南薰

山莊柱聯

山高鴈闊林逾靜

澗小流長徑轉深

青野綠蕞黃犢健

小窻長劍短檠光

雲斂斷崖閑度鹿

日高喬木暖遷鶯

文獻舊家門聯

段干已負文侯式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孟獻曾承向戍尤

澹成堂柱聯

山水圍環隱豹騰蛟俱得所
門庭清廓植槐蒔竹總稱宜

蕭離堂柱聯

治家當如治國置田里教樹畜之以儉
順道卽爲順天明理義識時勢行之以忠

凡風水陰陽佛老之說總屬異端不爲所感便是真儒
若冠昏追送燕饋之儀無過一理能酌其宜定非俗子
讀書不爲作文然真能讀書於文何有

修德固堪用世若果肯修德於世焉求

八十一歲柱聯

來者可追得一日當追一日
調誰枉作有千年直作千年

萬一樓外集卷一 終

萬一樓外集

卷一

三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萬一樓外集卷一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萬一樓外集卷二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雜著

兵務六議

本部武庫司辦事進士駱問禮謹啓爲擬條陳事蒙示條約

一款擬條陳本省地方興革大事疏不拘款數多寡如兵馬

錢糧虜情番情苗情倭情賊情均徭驛傳及地方文武人材

不拘顯晦應該錄用孝子順孫忠臣義士不拘存亡應該表

章之類但要據事直書并及處之方切忌浮泛通限五月

初十日送司務廳類送以憑校閱愚奉誦德音抑窺至意豈

不以草茅新進之士亦有以天下國家之事爲意者且遐荒僻壤勢隔形殊事理物情朝更暮易使人人各據所見則廟堂之上所不能目覩者或可得其一二以補贊佐之洪猷而激勵裁抑所以曲成後進之意亦行乎其中甚盛心也但愚識寡才薄兼以半生束縛於科舉之業卽家庭之事有不能周知者況乎其他卽欲有言愚生麗東南則今日之所當言者莫如倭情而執事者卓有成算且節該督撫諸公詳議力舉漸就芟緝縱言之亦不過老生之常談公移之蠹牘耳又奚辱執事之聽哉然執事者詢之諄諄而使不才者聽之默默略無一言以對是槁草死版之不若又恐不齒於執事之

門也故雖不敢擬爲奏疏仍卽切於兵務者強據其淺陋之見著爲六議以獻夫草茅新進初承教訓不言則有偷惰之罪言之而不足聽則有狂陋之羞狂陋之與偷惰其失一也而寧獻其狂陋不欲爲偷惰者叨有司之薦濫出身之階在門下士之末猶有向進之意不敢以駑劣自分焉耳況執事者恢大舜用中之智而爲周公吐哺之舉則雖無因而至前亦所不諗也今旣道之使言俛之必言而又何疑哉謹以六議開具于後

其一曰議通變議通變者所以定兵制也夫 國家建立衛所充斥內外莫非軍也列置倉廩均輸遠近莫非以養軍也

夫置軍而養之爲其有用也夫何自倭夷騷動以來輒募民兵未聞有得其力者夫民旣出糧以養軍矣及募民兵又出所謂兵食者以給之譬則小民之家備芻牧以畜牛馬及其欲耕而駕也又出雇值以營別畜其費不亦重且虛哉愚意軍而在所養也則緩急必當得其用旣不足用也則必不可徒養何者民之脂膏有限也且軍之所以不足用其故人人能言之愚可無及也若其額不過有二舊額正軍與新充罪人耳不知舊額正軍何所自始其卽罪人所充永遠軍者耶抑亦有功而祿養之者耶如其有功而祿養之也則不當以罪人麗之若永遠軍之罪則古人惡惡止諸其身 國家此

制似爲太酷自古以來刑人不在君側軍屯衛所非君側也
而擁社稷保城池護人民莫非君之事也而以罪人麗之縱
不曰畜剽諸之奸而肆羊斟之忿也其誰爲忠臣孝子而有
親上死長之心哉故愚之意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今天下之人孰不知東南之軍舉不足用然不敢議罷者
徒曰 祖宗之制不可變也不知天下之事固有不得不變
而通之者則嘗聞當事者之議矣挑選強壯勾補逃亡可與
募兵表裏戰守論誠美矣而曾聞陷一陣獲一賊出於軍之
力否耶夫見別而欲廢履者誠非通論琴瑟之不調者必待
更張家之童旣牧牛則不可責以牧馬民之征用其一則當

緩乎其二罷軍弗用而以養軍之需養民兵則民賦不擾而國無冗食此東南之要務也然議者必謂一旦罷此輩則其平日待糧而食待帛而衣久矣必將無所賴藉激而爲變此猶未及處之之術耳其強壯者卽募之爲民兵其次者或募使屯運其不願者皆聽天下之老弱者豈盡皆官府養之亦在處之得其人耳

其二曰議禁馭議禁馭者所以戢兵亂也夫衛所之軍豢養久而壯氣衰其敝也不可用之於戰召募之兵覬望深而逸欲熾其敝也不可反之爲民故東南之患不患於募兵也而難於散兵夫凡募之爲兵者豈皆忠良純碩飽衣足食之儔

哉其平時無所賴藉則應募而爲兵大抵皆貧窮暴悍之夫
方其爲兵也頗有盈餘則鮮衣飫食揚揚自得若可以富貴
終身一旦落籍而囊揭已空持耕桑之器具則扞格而若有
不屑視粗糲之服食則忸怩而若有不堪相與共謀爲盜者
所必至耳況其羣聚縱肆習爲故常有不待落籍而莫知自
檢者故今東南盜賊橫行無間城市大抵皆兵也夫養兵以
禦盜而反以爲盜然兵卒不可去也則亦在馭之有方耳夫
馭在籍之兵易爲力而馭落籍之兵難爲功人之血氣其強
盛也有時所募爲兵者豈能廩之終身哉以其強壯而募之
老弱而汰之有事而募之無事而輟之皆所不免也則所以

慰其怨望無聊之心而斂其強陵輕悍之性者其可不講故
愚之意謂以養軍之需而養民兵則兵可以常伍而不輟而
擇之必精不使驕脆者濫焉教之必嚴不使淫蕩者恣焉汰
之必當不使智勇者見棄而爲無藉之倡焉而明保甲之法
禁游手之夫以散其黨而服其常業以此責成有司或可以
少殺其流而非敢謂灼然能絕其源因勢利道惟老練者籌
之耳

其三曰議分募議分募者所以均兵勢也夫人之勇悍豈有
常所顧上之禦之何如耳往時浙人皆稱嵬兵今則囂然皆
曰義烏矣故凡召募者必曰義烏然畢竟所募者不皆義烏

人也豈義烏之名人冒之而卽勇哉在號令之者得其道耳
往時福建多事召募浙人至有一鄉村無人耕作者然福人
又多麗浙之兵藉此何說也夫募兵不能不取諸民而偏重
則未免生害信如人言義烏之兵足用矣盡舉義烏之民而
兵之則誰爲力本之農出賦稅以養兵哉以愚之見性無彼
此作勵在人古者列國分峙各用其國之民無不足者凡募
兵必隨其土著畫爲定數假如募兵千人則某府若干某縣
若干不使偏於一方則兵勢均而本業可以不廢不然偏重
之勢後將有不可議者夫用兵則彼此策應不當以地而異
心募兵則利害倚伏自當隨地而取足涉道里遠親戚以犯

鋒鏑人孰樂之而歡然不以爲意者有所貪也始以貪使之而不滿其望居難久而歸無聊非心易生孰若隨地取足之易得而制哉

其四曰議節制議節制者所以一兵志也愚聞有制之兵止若太山而發若雷霆其進止闐闐攻刺擊伐之方未與敵接也恪乎有一定之算而旣與敵接也晝然有一定之紀勝不在獲而敗不知死其往來雜處也民不知有兵此所以屢戰而不挫師行而不擾也今也募兵而習之戰日操月練金鼓旗幟舒卷開闔於演武之場非不燦然可觀也用之禦敵而一不及施則向之所謂教練者與俳戲何異及其幸而勝也

計功而賞一以首級爲主遇小敵脆則偷可用也遇大敵堅則渙然離此荀卿之所不足於趙魏者甚至奸狠之徒竊戮良民以爲虜首劫擄民財以滿囊橐此可謂有制之兵乎愚謂操練之法必當量敵制形如遇敵於曠野則戰當若何遇敵於險隘則戰當若何使施之教場者必可施之於對敵而不徒爲俳優之狀其論功也不徒論其首級而秩然別有紀實其勝敵而歸營也查紀必明除軍器之外不許拾敵人一物何者兵之所以肆其貪殘而可無罪者藉口得之虜也今并虜物而禁之彼將何辭或曰彼其奮勇而前驅者所欲在前耳旣皆戢之則何以鼓其貪而使之奮嗚呼此正庸常之

論所當辯者古之用兵者使人見義而不見利知有律而不知有敵此雖書生之腐談實探本之要論也況既能克敵則其敗走之棄纍遺體又將安之事定之後分遣將領斂而歸之皆以分給有功者而上不私則其貪猶在也而劫戮良民之技不得行夫臨敵之技既以豫閑則敵至而不爲之亂劫奪之技不使得施則民安而不爲之擾論功有紀則偷竊之技不得施而心氣齊一庶可稱有制之兵矣

其五曰議舉錄議舉錄者所以振兵氣也夫事有若不相及而實相須者晉欲伐宋使人覘之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其民悅殆不可伐君子以爲善覘人國夫一夫死

而哭之似無與於民情而民悅哀一夫而民悅似無與於國勢而善覘者以爲不可伐此所謂若不相及而實相須者也執事啓多士以談兵則求錄用文武之士宜矣而亦曰忠孝所當表章豈無見於此哉草茅賤士何足與語知人縱舉所知一二鄉曲么麼何足辱齒昔人有言求折衝禦侮之士當於犯顏諫諍之中爲其不愛死也今天下二三忠愛之士不幸罹奸權之毒雖生死不齊而朝野有識孰不寃之茲者焦爛亦旣受知矣而此輩未蒙曲徙之賞誠舉其議其爲介夫之哭多矣所以振士氣而壯國威者寧無所賴故曰議舉錄所以振兵氣此不振之振也釋此不議而更求其餘置拭土

之干將而曰吾欲市千金之刃也天下其誰智之而其誰信
之
其六曰議紀綱議紀綱者所以正兵本也夫治人治法古今
之言治者無出於此然人之治有本而易行法之治有據而
可久是法尤重於人法可據而人不可必也故古之善治者
不恃人而廢法不幸而法不可正則委曲之道必當有所寄
以待後此大臣之用心也自祖宗以來二百有餘年其間
豈無一二非其人者然卒無害於治則紀綱密而品式明此
法之效也今者不無少廢矣所賴以無損於熙皞之舊者
英斷之權獨攬於上而賢良之輔接武於下也然而此不可

恃也而積習已久回天之力又未易議也不得已而爲委曲
善後之圖其育德於青宮乎蓋蒙養固爲聖功而憂末則
先正本愚意當責成於講讀諸臣明人道始終之故以正其
心而使不惑於死生之說辨宮庭內外之限以定其志而使
不反夫晝夜之常事天有定禮而一事不循常古則佛老之
說得以乘之也出治有定所而一日不當斧戾則斯高之奸
得以中之也講之明而論之早善繼善述庶有望於將來乎
不然踵大釁而益橫其流千萬年之後必有不可言者卽邊
鄙戎馬之事又奚足議哉故曰議紀綱者所以振兵本非謂
卽可以議夫紀綱也委曲寄寓以待夫後之人深憂遠慮之

大臣必當用心於此矣雖然此六議者皆草茅之臆見恐虛
執事之至意聊以塞責焉耳通變之議易言而未易行雖愚
亦知爲畫餅禁馭分募節制之議將帥有司之事耳舉錄紀
綱之議則宰相之事而委曲之說尤近於迂然去積薪之火
而廣巢幕之見恐莫有先於此者然不曰格心而曰善後深
知其勢之有未易焉爾嗟夫斯議也唯執事之前可言之惟
後生新進見忌者寡可以言之不然脫於口而傳於人不惟
目以爲狂而非非常之律且得以加之矣然則天下之可言者
恐不止於兵也惟執事其覽而教之

上蕭望川通府書

舉人時上

陽春大造八邑均霑虛閣清風一方猶惠若不才者甄陶披
拂又辱加焉何幸何幸歲底春深久失迎候書生放縱之態
若此恃大度諒不深訝茲瀆邑民石柱所呈乞恩除萬代之
大弊救暨民之倒懸其果下利生民上補國家在所當施行
與否與夫施行之而必得其要不致徒擾百姓反滋弊端在
院司諸公既有明算而復以臺下主張其事所謂付良工以
美錦不必開端而裁成之術已了然於胸中又何俟草茅無
知者之僭喙其間也顧日處鄉閭聞之父老得之道路芻蕘
之言千慮一得入耳感心時切仰屋而疑臺下高車深幕則
視聽雖哲或有不能盡悉者遂欲獻其芹曝而不自知其僭

且妄也惟少徹案牘略垂聽之夫法之不能無弊唐虞三代所不免也故語謂一法立則一弊生是以古之論治者譬之居室謂不大壞則不更造夫古之人豈不知治有極致舉天下之政振刷整齊使毫毛錙銖悉歸於畫一然後公平正大煥然造帝王哉而顧爲此因循之論夫亦以天下之弊不可以盡去而治若烹鮮苟其得者多而弊者少可以上下相安則率而行之迨其勢之果不可行則變通之權自當有任之者苟必欲舉其毛疵吹而求之使悉去而後已則紛紜勞擾未有稅駕且滅東生西終亦有不可去者弊未必盡而百姓之愁苦將愈甚矣故漢之論蕭曹者曰賴其清淨民以寧一

夫蕭何一刀筆之吏耳其相漢之業豈皆歸於盡善無當振
刷整齊者而民顧謳歌之若此端可知矣卽今田稅一事言
之國初則壞成賦各有上下遠不暇論自敝邑而言分爲十
二則自今觀其所謂十二則者豈皆當其土性而無毫毛爽
謬於其間哉顧當時無復異議後世守爲定典祖宗之意豈
不知其中亦有失其輕重者顧天下之大非一人耳目所能
盡及其大略如此所協者多而所失者少則亦足矣日遣一
官畝置一吏弊未必盡稽而徒爲天下多事無益也垂之二
百年日積弊滋非由立法之未精勢所趨也今旣量而平之
是舉室之大壞者而更造之矣更造之而尚未盡善將復毀

而更造之乎抑且居之以爲安乎而姑修補之乎卽今新冊
林知縣所成也夫林之爲官道路所知其所作爲豈有善者
然不可以此槩論也當其丈量時亦焦心勞思將以此贖其
素履故搜求剔劑嚴禁重刑往往有登時杖死者遠近傳聞
縮頸吐舌皆知少警其怙終爲弊者奸之雄者耳惟當時比
先量折田若干及有他議遂每畝加田六釐迹若可疑不知
此實不足疑者當時弓制比舊加長眾所知也弓旣加長則
田必加減據林初意欲以此爲朝四暮三之術使業主見新
量比舊每坵皆減分畝必自幸而不爲他弊不意爲人所執
緣其素履不信於人故人莫有爲辨之者而林亦以此自餒

故聞人之議而卽加之若使素能自信者處此則加以滿
舊額固所不容已而人亦何得議之今其成冊具在豈敢謂
其盡無他弊然舊時浮米浮田那移飛影之弊亦旣盡去民
亦頗自安之如必欲更量一翻其勞擾之患爲臺下所不願
聞者不可勝數自禮有知凡見丈量幾次矣其間弊端千態
萬狀不能枚舉而要所不免姑卽耳目所易見者一二言之
爲業主者利量狹雖分寸而必爭良民在所不免爲弓書者
利量闊雖分寸而必爭親戚在所不顧圖需索者或藉口於
酒食或假名於紙筆圖偷隱者或脅之以勢力或誘之以貨
利少不如意則諛詐百出以強凌弱以智欺愚無所不至況

報復之徒乘機而鼓扇爭產之家緣候而交作忿爭徧野多傷肌流血之徒告訟盈庭混飾詐啣寃之實其他耳目所不能及筆舌所不能狀者猶爲無限而要皆明智之所不能察法度之所不能禁者也故每一丈量民有終歲不能安於生理者兵荒重賦之後其忍使民復有此哉縱臺下之仁明其能使槩縣之民盡無所欺哉其能使前所言小輩盡革其心哉其能毫毛錙銖盡皆足至而目視不寄之人哉如寄之人其能使受寄者果皆至公無私不至負臺下哉其有欺臺下者復有若林知縣之慘刻登時杖而死哉夫一勞永逸夫復何惜然往時王知縣曾丈量矣彼時豈不以吾能至公吾能

至明吾能革奸是可以利萬世矣而徐知縣復丈量之彼豈不以王猶未盡善也吾至是始可謂至公至明盡奸弊而利萬世矣而林知縣復丈量之彼又豈不以徐猶未善也必若此始可謂至公至明盡洗奸弊利萬世矣而今又議丈量之其能保今日之後果能毫毛錙銖皆核其實不爲後人之所議如往日否也有一於此不如其已非謂其不必量也量之而弊有不能盡革則不若安靜之爲愈泌湖之事端可爲永鑒矣林知縣賣泌湖矣院司疑其未明委後之人復查之後之人自以爲能也至湖矢誓集眾覆量自以爲必能核實及其終也民徒勞而弊愈甚不過拘幾富戶重賄上房以免駁

冊而已夫泌湖之弊甚於槩縣之田糧泌湖之廣未及槩縣
百分之一其當復量豈不急且易哉而後之人卒不遂其願
而反貽今日之笑縱臺下之碩德雅望足以致人之輸誠長
才大用足以懾人之邪志不若尋常者徒貽笑於人然天下
事非若日月之皎室庭之近可舉首投足而畢見謂其能毫
毛錙銖悉皆核實則不敢信也夫若此者皆仁慈者之心思
所運籌而爛熟者又奚俟愚懵者之喋喋顧所以必欲冒而
行之者夫亦以石柱之呈深若有理而上司有行不敢議寢
焉耳夫上司有行視該司之議報何如非執之以必行也若
石柱之呈臺下謂其爲公平謂其爲私乎如其爲私也則

是小人不足用也如其爲公則是正直之良民有道之君子也古之君子修身以齊其家然後可行於國柱父兄弟姪無慮十餘人而欺公犯法抵死充軍者過其半是一門之中皆罪人而柱獨能爲舜禹展禽不爲世係氣習所累是誠聖人之所不棄者然當其骨肉犯法之初釀之必有其自骨肉重犯之後必當疾首痛心柱略無不忍之心加於此而暇與暨民任憂喜果人情哉據其平昔之行事而考其今日之存心不過欲藉此以炫嚇一邑之愚民因得肆志其中以實賄囊是楊登之故智也大抵能上官好事之人多非良民前楊登曾呈查清錢糧矣當其初呈時孰不以爲是能秉正疾邪

以利民者也逮其既敗則登之肉不足食而民之受害竟無所償石鳳柱之弟也其毒民自敗多柱教之今以石鳳之奸雄而更假以楊登之權要雖臺下之白璧無瑕非所能玷能保其不爲民害否耶今道路洶洶遠近傳言皆曰丈量事專任石柱措置舉動皆渠經畫臺下待以賓禮言無不從卽今所報富戶無不出其口者夫以臺下之明正燭奸治弊禮士蒞民自有常度縱萬口誣之有識者所不信也然其說之始必有所自非石柱招權示要欲以聳動愚民之幾驗與夫朝廷之事使六科言之則使九卿分議行之使六科言而復自行之則其權不已重乎石柱信能爲言官矣一邑之眾豈無

能議行之者而必欲任彼爲哉故丈量之事猶可議也丈量而使石柱爲其事決所不可也以愚之見田可量也勞擾之患不可常也且田之坵畝異形人之弓筭異見十畝之中或量多幾分而覆少幾分或量少幾分而覆多幾分雖一手不能盡同未必盡由作弊無心者亦或不免所不可勝誅也雖丈量百次所不能無也嘗見覆量者多索業主賄賂取前冊謄過而已爲人上者亦何樂長爲人開此賄途哉其果有首供而未入冊如柱所呈者所可查理也其尚有隱而未發者亦所可理查也查理不足以盡弊愈於不查而無紛紜之擾也必不得已當俟天時人事相宜之際舉之民亦不甚病也

今東作將興而使民勞擾於此傳言臺下謂一月可畢此又禮之所未喻也夫欲苟具文書應答上司何俟一月必欲實心爲民不至徒擾恐未得爲的論也查理之法不無勞擾而比重量差減得其要則可不勞而定然亦以得其時爲萬全故不才所瀆於臺下者以時而查理上也新造之室疑其未善則修補其遺也議寢其事次也新造之後居之頗安雖有不善比舊已勝不必更勞也以時而丈量下也毀新造之室而更造之室未必勝於前而室家病矣此在仁明者之自擇也其不可使石柱與其事則殷鑒不遠在楊登與石鳳而已決所不可也非惟不當用之亦當戒而遠之夫奸雄之動人

未有不假於義者以義入以利出苟得逞其志將何所不至
況今其態狀已見弓有定制彼必裁之使短弓既加短則田
必加增不待量而可知矣且弗謂柱更有他意豈非欲以顯
前人之失而自誇其功乎不知以短弓而羨田不可以罪人
而功已以此罪前人不足以服其心也而況其中未必無他
意也臺下何不察之夫柱之所呈其有理者亦多豈可盡以
人廢言顧其所決不可者不可不辯且不才與柱非有怨也
薄田幾畝冊土可照非不利於量也量而羨田糧將加輕非
不欲均其惠也而顧欲奉拳土以增泰山且犯交淺言深之
戒若此者誠不忍瘡痍之百姓爲懷奸者所擾且不忍臺下

之仁明爲么麼者所欺而亦不忍見柱之爲登鳳且使論者
謂暨之多奸民也天下之多事奸民起之也惟臺下恕其狂
而加察焉則豈惟不才與百姓之幸亦石柱之幸也臨楮無
任仰懼

答樓子清二首

拙作一時塞責殊非得意安得揄揚盛德然若尊意所改又
覺未穩伯夷賢聖謂門下不如誠所不敢謂千百世無人而
門下獨與之同亦所未敢改幽人爲先生無妨然謂先生勝
幽人則不可生草中原是先生覺幽人二字於詩意爲近故
敢改入卽門下意謂幽人乃抱道而不偶者也據門下所處

謂之偶乎謂之不偶乎據今日而言幽人也他日得志自爲
達人顯人且門下以伯夷自居若生之意則雖不敢許門下
爲伯夷而所望尤有不止於伯夷者語意頗活獨雄獨字誠
過亦字太無力當作頗陳仲子亦人所難能孟子所以不取
蓋欲示天下以中道是正隘伯夷之意或者問管仲之知禮
則孔子小其器旣而疑管仲之不仁則許其功萬章之徒視
仲子太過故孟子以中道抑之若有議其不然則孟子又當
有說矣豈以乞墦投璧之世有疑擬若此者而忍少之哉故
愚取之然獨雄其志耳非謂千古之所獨也凡人自處不欲
太高許人不欲太過寧學賢人而未至不可以一節而自足

褒之不在譽貶之不在毀此作文大槩王荆公不欲改錢公
輔母墓誌而歐陽公自謂銘尹師魯不薄與范文正欣然改
德爲風者同意然據生一時鄙見如此耳非敢執爲確論也
故復錄呈而附此求正倘有高見幸勿吝教蓋天下事貴相
正不貴相諛觀門下每事侃侃非喜諛者故敢以古道相望
惟照亮之不備

其二

反覆來教具悉至意作詩無害序中正發此義不知兄何以
興安知有言不爲無言之論兄之所至何敢妄擬但詩爲尊
號而作則當以伯夷儼兄然直許兄爲伯夷又所不敢若言

獨尤不敢也豈四海之廣千百世之遠更無似兄者耶凡人以古人自名有至而名之者有慕而名之者意兄亦慕伯夷者謂之有伯夷之志則可若雅操直同於伯夷則百年之後當必有議之者所未敢也取舍之極誠所難定然聖賢之評品則又有不可執一論者昨曾及之一管仲也或小其器或許其仁仁者非器小也卽以伯夷言之旣許其聖又病其隘隘者得爲聖耶野子路矣又曰升堂不仁宰我矣曾在管仲之後然則孔孟亦漫無可否者矣況昨鄙本爲尊號而發非以定人物之權衡也若兄質弟曰予何如人則弟敢以是對耶若兄則旣謂不敢以伯夷自居矣何以自號耶旣謂伯夷

爲千古時中之聖矣何不以孔子自號而獨取彼耶凡人自許不欲太過立志則不可不高若曰志則雖以聖人自許何不可者雖行或不掩亦孔子所取狂者也若曰操與聖同則誰敢耶伯夷畢竟屬隱逸一邊兄不偶時則當以伯夷爲師所重者廉也他日得志又當有不止爲伯夷者此弟所以有取於幽人也不意不當兄意正爲泥幽人在終於淪落一邊耳不知幽顯以遇言遇則隨時非有道者所諱也而兄以爲諱何耶幽顯在道論雖正而不可施之稱謂聞有稱回憲爲顯人卓操謂檜爲幽人者乎古有吏而隱者在泮宮卽不可謂幽然則顯人乎許人過不失爲近厚然不若當之爲尤懿

也今許兄有伯夷之志與許兄獨有伯夷之操者孰爲當乎
凡此皆弟所不能自解者若贊伯夷二作則詞意皆工而遜
國一聯尤警蓋古之賢聖美之何嫌其過但謂其爲中道則
孟子何區別之若是耶兄之見必有過於孟子者然非愚之
所及也夫不有所同何足爲聖孟子亦嘗言之矣曰是則同
曰其趨一也然畢竟有不同者在而兄或未之察也夫與其
以聖人自名而復曰不敢不若以慕聖自許之爲愈也與其
諱聖人之偏而推之於中道不若學聖人而不泥其偏之爲
愈也鄙見如斯唯高明裁之

答徐文長

拙筆所書只據舊誌或鏞譌而爲鏞秦譌而爲蜀亦未可知
但山人踪跡雖祕步履甚高某能讀古書所不待言然以讀
古書而受知於府必不補以吏卽補之渠必不受而爲之致
私於上官遇盜不反命而棄其母以亡此皆市井無賴者之
所爲恐非所以語山人也此非燦欺人則鏞欺燦之祖耳據
李空同傳山人娶湖州沈舉人之妻妹張氏山人旣祕其蹟
於沈則必難露其實於張胡爲於鏞之至卽對之哭對而哭
當時交游尚多豈不昭昭在人耳目而待今日始洩其事以
煩大筆耶況山人旣祕其實則所行者必非眞姓名何譜可
對而旣有子無不隨鏞拜其父墓之理其踪蹟當益顯又何

對而既存子無不隨鑄拜其父墓之理且踴躍當益顯又何
待今日大筆一出恐茗溪五隱皆生愧色而薄山人咎大筆
者將半焉君子爲賢者諱可乎不然請更質諸沈張二氏

萬一樓外集卷二終

萬一樓外集

卷二

七

萬一樓外集卷二



香餅半張時子魚寶香籍下平不然毒更翼請此選二丑可
特令出大筆一山怒皆獨正劉管主刺會而戰山人替大筆

萬一樓外集卷三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雜著

密記

歲隆慶三年己巳十月

問禮

以南京刑科給事中上專聖志

勵精人心喜躍僭效涓埃以贊

盛大疏中官陳洪摘中類

語激上大怒下內閣議奉

旨昨駱問禮所奏以上為前

代弱主左右為趙高等且我祖宗制度立法甚嚴守成不

敢怠臣下如何屢屢狂妄訕謗此等不可宥元輔等議來先

是禮上封事多指中官及內閣洪等謂下閣議必不從輕時

閣輔興化李公春芳內江趙公貞吉及今元輔江陵張公居正也謂禮所言不甚妄委曲霽上怒明日奉旨這所奏語多狂妄駱問禮本當重究姑從寬降三級該衙門知道銓部儼授官或謂謫官無內授者內江謂此事體不同旨意原無外調字此子論皆有識且鯁終當反之諫垣遂補南京國子監學正旨下調邊方用改授雲南楚雄府知事時十一月十八日也而謫御史楊松之命亦下遂有調外任三字矣先是言官得罪若給事中石星御史詹仰庇皆庭杖爲民而後不數日司丞鄭履淳遂下詔獄獨禮與楊御史得從寬典楊御史所坐原輕而禮之薄劣乃特蒙原宥聖恩

寬大良不可喻而一時二三大老挽回之力誠逾生死待罪
返舍齋憑人來中有長者書略言顛末且謂禮不必之任不
久當有新命而江陵與工部尚書朱公衡書有非閣輔調
停恐其禍不止於此及大閣之議與僕相左今爲申救獨
力之交而又有謂陳洪之意江陵亦與有力者事則不可知
矣明年四月赴謫至浙江驛中丞谷公中虛遣吏問道所向
且畱行意亦謂新命且當至蓋有所聞也予惟以罪人何
敢寧居答之遂行抵長沙卜僉憲相持邸報示予謂與楊御
史俱轉府推將返轅而不知已有旨駱問禮楊某如何便
起該部全不查理朦朧起用著三年後方許推用雖不知事

所由而玩前後旨不待識者知中官之力爲多矣聞命
戰惕急趨楚雄而途中多恙半歲始至時新鄭高公拱當軸
每對人謂予可謂真給事而內江時有豪傑之許卒不能量
移尺寸越六年七月今上卽位詔遷罪人始得揚州府推
官萬歷元年癸酉正月陞南京工部主事次年轉南京兵部
署郎中五年春轉今職爲雲南布政司右參議分守洱海道
云政暇檢敝篋有東莞譚布衣清海及舊寮李郎中時英贈
章言予所以得罪事皆未覈因思二賢與予知厚且爾況其
他乎識而藏之嗚呼人之遭際謂不有命哉予不得聞長樂
之鐘蓋十年矣丙子以考績至京遇舊知道新鄭內江所以

見器及中官銜予之意甚悉有謂今冢宰仁和張公始欲調
予華要而李侍郎棠又移書江陵竟以他阻不遂江陵意卽
不甚平而使予優游中外真可謂有大臣之度嗟夫嗟夫向
使中官之意得盡行余將不知所稅駕內江新鄭今尚當軸
安知無非望之福而新鄭推轂諸英且多垂翅使禮亦得側
身其時恐無今日而仁和雖同鄉雅無平生惟於南工部有
數日之雅乃能加意刮目而操舟要津卒不免躊躇四顧語
謂君相造命信乎否乎萬曆五年臘月記

密小記

隆慶戊辰大學士江陵張居正請大閱兵部覆其議以明

年秋八月某日舉事時問禮待罪南刑科抗疏請寢其事大率謂此雖重務一將之事 皇上所要者親萬幾決章奏也

時舉朝皆難拂張公議楊太宰且欲外補禮獨內江趙公貞吉以禮議爲得而竟不能奪眾議至期當事者以 欽賞各

軍士銀數十萬有奇先一日分給而邊報忽至 上從重愷

諸大臣謂欲成禮則 上意不可回欲已則賞業已頒事在

兩難而內江大言何不早從駱給事疏遲數日江陵不得已

賂內官數千金且令邊臣奏虜已出境從中力贊另擇吉禮

成是日營中頗譁 上顧左右微有言江陵失邑內江復從

旁誦短疏語江陵頗銜之至冬予以他疏得罪人皆疑江陵

與有力而李侍郎棠對予言曾以扣江陵似不能釋然且謂
當大閱期乘輿未發江陵夜不能安寢對人謂髮已半
白徒爲大洲及駱生所笑意謂內江必有語及予而不知素
不識面一時所見之同乃偶然也暨後江陵當國凡遇推遷
皆以此子迂闊爲詞而竟不從大擯嗚呼自古人臣孰不以
受盡言望其君及爲大臣則不能以望其君者自處舍敝屣
而握珠玉自絳灌而下已難之矣江陵雖不能釋然於予而
竟無他意豈不近古之所謂休休者哉併記之

葬記

先君終萬曆甲午臘月下旬將合葬於先慈之墓始卜次年

乙未之二月二十有九日則開壙當於二十二日去葬日太遠改十七日爲十三日可開壙於事體少便也自正月至二月上旬雨雪不止仍十一十九日而謂壙本速造卽臨時開之不妨二十八日早奉柩朝祖遷之廳事矣晚使中行往開壙見水報至不肖禮奔視卽穿先慈壙探之則特少減耳急欲奉起而日已落役人憚勞曰待明早一宿耳且已夜思欲遲先君發引則業已辭祖欲起先慈柩返之舍則非有進無退之義不得已發引隨起先慈同攢於舊墓之前蓋莫在仙人坪之岡自古無此葬法而封塋又隨俗陋甚宜有然者是夜臥冢側展轉追咎舊作壙無慮半月餘初不見水且岡

也水從何來明係作法不善然欲改法而復葬之則既已見
水非所安也卽移置他所而此地舊無水又安知他所之必
無慮哉悲號不能自已時親友陪宿者幾數十人俱爲痛悼
各陳所見有言石碇可避水者有言石碇必陷不可用者有
言墓未有無水所以稱九泉黃泉者有言灰隔必致水者有
言炭溝必不可已者有言見古炭溝之狀如此如此者惟術
者言穴正則氣固而自然無水此其說不足憑謂石碇必陷
灰隔致水恐亦懲嗜之說炭溝舊以其在碇內難之若繞之
碇外則又何妨且其狀甚是有理墓下之制更無別法墓上
據我所見去鄉俗之陋制卽得之矣顧地決於何所乎先行

謂匡章不得父命不敢以君命改葬其母楊王孫命羸葬其子不敢違大父意樂此數請之而不獲命眾所知也一旦改遷如古人之義何中行謂吾豈故遷之不得已也容何傷且安山亦大父所不棄也蓋仙人坪先君所續置離家頗近而安山則祖遺離家十里先君欲以葬先祖不果而今以分屬中行者明日攜中行一二識者往安山視不得穴又明日爲三月朔使先行攜一術士往得穴矣且稔言其美又言一山名椅分屬先行者爲更美明早予欲往二山覆視爲雲霧蔽晚在坪守攢適族弟受之自遠遊回至曰此山本可葬顧失其穴不肖素左其說不以爲意然相與周視亦似有理遂呼

二子明日來此不意而後他往可也次早攜相知四五人及術者至族弟曰可術者曰不可又兄弟之素以術自命者亦曰不可族弟曰內外拱護奚而不可術者曰脈從何來復從何去似不如安椅三山耳蓋先時人皆認脈從左轉而不知其從中來水兩落可驗既上元武則左一股遶溪左抱爲龍右一股逆水右抱爲虎背鬼甚厚而脈來當前結蛾眉案二重四獸和平護衛環拱術士雖未見其形而指來脈則殊中肯綮族弟遂悟曰作倒騎龍穴不可乎術士曰倒騎龍必若響板雲狀始真既而周視至第二重案翻身一視則元武山既左右前抱第一重案而此案又左右轉抱其後眾皆踊躍

曰此非響板雲乎術者無言而予亦不復想安椅二山矣再看外山後衛雄偉而二水合纏直繞青龍前朝圓整特達外龍本下沙勢若上行而近且前到出墓道觀之宛若孔雀展翅而化城寺塔直立其峯外虎卽祖山勢若重於左而後到頗遠所嫌者頭昂有欲朝空以避之者而術士謂避之則朝山復在右勢愈重此海潮送鯉狀且朝山雄壯勢足以當更翠微中一阜狀若乳彪假息而頭復右轉無妨也又落脈處四小金峯累累若鴈行人謂此四仙下世正好對一柱昂霄蓋指化城寺塔云而特不得元武山形或曰此瓜子金或曰瓜子微圓此鞋底金耳或者又曰此琵琶形穴在響上以玉

拍爲案則前二蛾眉便可指爲玉拍或曰拍當長直今彎如
新月終蛾眉耳奈何術者曰拍少彎何妨卽蛾眉曷嘗不可
以案琵琶乎況龍山儼如玉指於琵琶更有情而統觀四山
如大朶靈芝以來脈處爲蒂雖畫塑不能若是之肖則穴當
在花之大瓣正琵琶響處也蓋單主坐山則取琵琶形統言
四山則取靈芝形而坪名仙人則靈芝尤爲本色琵琶當爲
仙樂器其拍異於人間亦宜然耳余首肯之遂定穴然族弟
欲高而左術者欲低而右予酌其中明日更遷之比術士所
定更右而畢竟當從術者再下四五尺則予時亦茫然而惟
恐及泉業不可復改矣初三日動工期於九日壬午窆不逮

期於十二日又不逮至十七日庚寅人且各言其可否子曰
不擇日古也壙不而成欲葬不可既成而復有所待亦不可
吾知安吾親耳禍與福非所知也遂窆內爲石碣外爲灰隔
又外圍以炭屑下爲炭溝上則築土爲馬鬣封不作牆圍嗚
呼吾知安吾親耳而親之安否卒不可知所取則道里不遠
展拜爲便先子所樂也我死亦欲葬焉前一隙不甚寬而化
城寺山儼若番獅滾毬踞於其前溪流引之楓橋市井烟樹
一望在目因闢之爲臺以祠山神而題不可可語在其碑陰
夫禮三月而葬先時爲不懷後時爲不能葬不肖經營坎壈
自謂致情而及事之襄幾踰三月非遇水決不敢遷非族弟

言則遷必不能不出此山而形勢復有可觀則不幸中之幸
予平生詆相地術恨屏之不遠而族弟與術者言而各有當
於予心豈天地神靈垂庇先人故使之啓我鄙陋而玉成之
與或曰子之葬法盡乎曰語避水則盡矣然則必當如是乎
曰事親耳若達者則不然曰然則自處與事親有二道乎曰
非也孝子之事親以慎慎則不遺餘力而力苟不足斂手足
形還葬君子不以爲非仁人之自處以達達則無所不可而
力苟有餘身亦親之枝也必欲置之非所乎其不可踰僭道
侈則又未嘗不同耳記之族弟名大祿受之其字術者楊姓
名應吉江西豐城人人以觀瀾呼之

續論政篇

姚安李使君爲姚州羅刺史作論政篇其意甚高詞甚美而大率歸於黃老之說謂至人之治因乎人條教刑法所以使民多事旌別淑慝以判君子小人是別白太甚而導之爭愚舊讀韓退之原道及蘇子瞻蓋公堂記心竊疑之夫退之原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大道以闢老氏我無爲而民自化剖斗折衡之說爲無當其理甚明而其事易見五尺童子知誦之矣而子瞻復爲是言然世之儒者每兩是之讀蓋公堂記欣然動浴沂風咏之念而把玩原道聖賢經世大法燦然在目知由求公西赤致用之實尤爲至要蓋子瞻之說高視肆

志特以取快一時而退之爲斯道計所言則萬世不易中正
之極以是知使君之論亦以快乎一時非薄韓而是蘇蓋有
爲言之也而他篇又謂人一身而手足異誅持於屢索奔於
掌則二者俱廢聰耳而聽之自則不聞明目而視之耳則不
見雖有師曠離婁必不能易任成功誠知耳與目皆身也雖
彼之能皆我之能雖此之能亦不足以病彼之不能其論尤
可喜而要歸於不自用蓋與是篇相表裏更尋繹之此以語
聖人器使與同事者不相妒吝之義以爲不自用則可若以
表裏無爲之說則手之持亦可以并責之足足之奔亦可委
任之手而目不司視耳不司聽曰吾不欲自用吾懼使民多

事且道爭也則聾瞶者爲至人乎此其不可明矣天之生人
內而心知外而耳目鼻口手足各有所職一職不舉不得爲
人惟鬚與眉無所任職今以其無所職也自誇於諸體曰吾
不任視聽飲食所以能安使耳目口鼻亦欲效之卽不相妬
疾可以爲人乎聖人之治天下設官分職各因其才亦猶人
之有諸體不脩厥職而欲自同於鬚眉恐非所以爲訓使君
儒者而尤好佛老宜其說如此吾與刺史素不諳佛老說禮
樂刑政未敢以桎梏視之也食稻衣錦爲手足口耳而效鬚
眉乎人且木偶視之矣古今至人莫如周公孔子其論政載
在經典周公告成王以無逸而孔子之告子路曰先之勞之

無倦舜之無爲文之宵旰始皇之衡石程書其得失可考而
見曹參爲漢宗臣不是之察而師黃老此其治所以不古蓋
公誤之也而蘇子瞻以爲至人使君又從而張其說人固有
至於周公孔子者乎吾故曰使君蓋有爲而言之也刺史亦
何暇遇之何樂舍此而求蓋不與出此而陳非有至數節
何暇招商會議代作

會議得爲政固主於便民而尤先於得體本部召買前項竹
木板枋要在價值相當縱有分毫寬舒意在鼓舞商販原非
議有贏餘以補別項虧費也姦商姦民罔利尚氣互相告爭
在商人之願出廩給其說不情固當禁緝至燕民欲援此以

補其糧解之虧廩給之費恐亦未得爲通論夫糧解之虧誠當補矣使本部不買木植將何以補之印烙之費誠得以召買之利補之矣其他乘傳而過燕者絡繹據符而坐燕者尚有也又將何以補之而所補者恐未必其所虧所費之人又何得援此爲詞況本部招商惟在擇人原不擇地燕民信能爲商本部何樂舍近而求遠不知出此而輒犯有司至越職掌今日見利則爭趨而來曰費在於燕利亦當歸燕矣他日無利必將委之而去曰此至朝廷公事不當偏累一方此亂法之民所不可爲訓者苟從其欲迹雖似於便民實則乖乎體要合無候呈詳允日行令該廠照常便宜招商買辦前項

竹木板枋以時起解其糧解之虧廩給之費則憲典自在非本部之所得而與聞也

五外無告子述

無告子居於西湖既不欲之官又不欲返舍形容憔悴如無所歸者客問之不答邀之遊不出忽一頭陀持鉢過謁詢之曰樂乎曰樂然吾觀容貌一似有憂者何也無告子曰爾之樂我能知我之憂爾能知然我不能得爾之所以樂爾不能知予之所以憂也非惟爾不能知我亦有口不能言者吾聞浮屠氏善幻能以爾之樂易吾憂乎曰可昔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而顏子之在陋巷也

不改其樂司馬牛問君子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子不免於憂也豈其內省之不無疚乎曰然吾少而學道老而無成能無疚乎然子竟不憂子豈能盡無疚乎曰吾何能吾能忘之而已吾朝持鉢而出朝食足暮持鉢而歸暮食足冬一裘夏一葛自是之外毀譽榮辱吾不知也吾觀世之人據榮享厚而不免於憂則是非得失動於中而毀譽榮辱移於外言必求當行必求成以得爲福以失爲禍不知屈伸相感盛衰互伏天地無常萬物芻狗榮如王侯德若聖賢自古非一會無畱至於今者故吾釋氏以世界爲缺陷彼其道德完美富貴榮盛世非無人蓋天所獨佑萬不一二自外則必有物以

壞之所貴達人知士不以物喜不以物憂富周公窮黔敖天
淵壽蹈黜放由暴而宋玉且不譽之甚皆惟其遇之所遭而
性之所適申生徒恭屈原徒沉慕文王而泣夷齊薄景公而
崇許務皆非能得大觀者也無告子乃惕然而思躍然而覺
怡然而起曰吾遇子愧晚吾不遇子殆矣吾髮種種而心尚
長吾志蹇蹇而命不遂吾幸遇子吾從子遊矣子爲我掃南
山之巔以俟語畢就寢見一黃冠者歌而前曰人莫苦兮有
求尤莫拙兮好脩不求不修猖狂自恣兮與造物遊無告子
怒曰頭陀命汝來耶拔劍逐之蓋一夢云繪不香典賣四

洽木訓

鄉俗親死治棺家事少溫必用川木不爾則非惟人子之心
不愜而隣里且以爲隘以故中者罄其贏餘下者典賣田宅
主張由人眞屬雜出夫厚送其親古人所快故附身附棺必
誠必信然死欲速朽富無過禮斂形旋葬人無非者孔子亦
已言之一方之出有限四海之需無窮必川木也得無遠於
不以難繼供薄正之意乎況楊王孫欲羸葬皇甫謐欲以籩
篠裹屍雖意存矯世言自有理朱文公家禮謂杉木爲上柏
木次之所云杉木必川物耶隨宜隨家乃爲誠信吾鄉舊多
好古長傑不知何爲畱此固俗也生不能置千金之產死欲
就百金之木生不能備堂奧以居死欲極觀視之美以有用

之財供無益之費無補於死者而有損於生人甚者不務生時之義而汲汲於身後之圖不智莫大焉先安人所用川木來自南都嚴君之意也雖未爲盡美亦中人五六家產幸其值嚴君自備欲出我則不能矣而曾以此屈志於人至今恨之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矧非我志耶偶得川木二具存其一以副嚴君之志其一貸之我死治木隨土地所易致者值不得過三兩其葬雖遠不得踰三月除草萊而窆不用相墓日者以亂正道自我而下皆以此爲法世世無改違者爲大不孝嗚呼厚斂厚葬而用日者說能使死者復生耶如其不能則吾固不爲自薄也萬曆十年三月五日纘亭主人

書示二子先行中行以貽後嗣

水火不爭和旱潦不爭

日晷以備五穀自時

昔齡不昏戲三兩其

存其一以備蒸餼之

亦賦餘人于然對面

前雖有自謂為仙者

來自南唐題林之意

雜文美而則效兒女

萬一樓外集卷三

終



萬一樓外集卷四

諸暨駱問禮子本立著

燕越之相去亦遠矣

燕越之相去亦遠矣

擇日裹糧買舟車而行雖遲速不同無

不至者其間豈無風雨山川人事之阻哉然而無不至焉則

志之定也志之不定方行而忽息雖州里有不可至者矣人

之有道也若形影之不相離然而卒莫之至焉無燕越之阻

而有身世之嘆則志之不立焉耳今夫感今懷古觸物捫心

而曰吾欲為若而人吾欲為若而人此不可謂無志者曾不

幾何欲形畏至而變遷萌焉則有志而未能立也志未立而求至乎其所志與無志等耳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夫興則可謂有志矣必於禮而後能立以至於成此立志之說也立於禮者行也而行之立必自志始志未立而求立乎行猶表易而求影之不動未有能成者故君子之有志也見之必定守之必固卓然於紛華波蕩之中而卒不可奪斯行無越思而道是用成以一時之感觸而自許爲有志琴張牧皮之輩久矣其過於顏曾也大宗伯董公以立志論課多士同年友和齋葉君聞其風著爲篇以示予予惟立志之說古今論之甚詳葉君乃能發其所未發者以相勗真可謂

有志而得大宗伯之心者予復爲之續其意如此然非余之意蓋孔子之意也

晉書躋僖公論

春秋書躋僖公君子以爲逆祀此萬世之定論也而愚竊有疑焉君臣父子兄弟均爲人道之大倫故君無絕族之道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位也門外之治義掩恩門內之治恩掩義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幽明一道也使閔未棄羣臣僖有功德周天子亦命之爲諸侯以時朝會將以其曾爲臣也居閔之下乎將以其同爲諸侯也不使弟先兄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固矣弟獨可以先兄乎僖之

於閔兄弟乎父子乎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兄不可以父弟也
況以弟而父兄乎是故以前言之閔雖弟也魯之君也僖雖
兄也魯之臣也以後言之閔固魯之君也弟也僖亦魯之君
也兄也其尊卑大小不待知者而可較矣若曰先曾爲臣後
雖爲君終不得而上之也則僖之於閔當奔走侍役而俯伏
於庭除者也胡爲而得共饗於一堂乎且太廟之事以明君
臣乎以明父子兄弟乎吾聞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昭穆
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如以其爲君
臣也則僖之所以得與於大事者爲其爲君乎爲其爲臣乎
爲其爲君也則尊卑之次將序其得位之先後乎將序其天

倫之長幼乎三子傳春秋俱以祖禰爲說而且引仲尼不知
臧文仲之說以證之吾不知其父子而祖禰耶將亦兄弟而
均爲之禰耶不知左氏與禮經之所以論臧文仲者果出於
仲尼耶抑亦後儒之附會者耶胡康侯知其說之不通因變
而爲兄弟不先君臣之說獨不聞諸侯必有兄乎惟天子必
有父也故舜不得而臣瞽瞍諸侯必有兄也僖獨不得而上
於閔哉曰然則先大後小躋聖賢之說當乎曰大小之說近
之所謂聖賢吾不知也而要之未必夏父之言也以聖賢爲
說則禹誠可以先鯀宜其有以來君子之譏而不知僖公之
所以躋者固不以此況僖之非聖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

則春秋何以書曰春秋之意則吾不知也而謂其爲逆祀則斷乎非孔子之意也凡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揆之倫理而宜反之吾心而安質之人情而當而曰逆祀吾不知何如而可以爲順也春秋明王道以垂萬世法要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而已吾固知其非孔子之意也至其所以書要必有定論焉而愚非深於春秋者不敢言也若曰逆祀則尤非吾之所敢知也曰古今大儒未有議之者曰儒者之說經未必盡當也天下義理無窮而賢愚且有得失是故有論而不及知者有知而不暇論者有論之而失其傳者故古今之疑議多矣若曰大儒之所不議者遂疑心而信耳目也

則古今之疑議亦終於不明而已矣未也歟欤大哉世之
五朝大臣論其世限夫人而論言文不賦國壽帝五而規天
嚴天下之大閑而不雖於冒天下之小議可謂大臣矣夫天
下之所以大定而紀綱風俗日振而無敝者徒以清議爲之
維耳大臣者固將以身爲紀綱風俗之表者而顧至于冒天
下之議何者道固無定形也德有大閑道無定形而恆人之
情每以定形議之爲大臣者不察其極而唯恐冒天下之議
顧忌而不敢爲天下之事去矣故天下之治所以日壞非惟
肆無忌憚昧天下之閑者之罪而顧名守節執之過而不通
於大道其爲大臣之累不淺也昔者漢呂后之時事孰有大

於王諸呂者乎王陵毅然爭之萬世之下雖五尺童子誦其
言猶知肅然起敬也大臣之道不當如是乎至唐狄仁傑周
旋女主之朝而卒收虞淵之日從王陵之義則仁傑爲非然
唐之社稷卒有賴焉陵之所以敢守其經知有平勃諸臣在
也向使平勃諸臣亦爲王陵梁公於武氏微見形迹則北軍
誰爲左袒五龍誰爲潛授漢唐之爲漢唐未可知也或者徒
據其已然之迹執筆橫議曰平勃仁傑瞠目而爭納履而去
天下其無平勃仁傑天下可無平勃之功而不可無王陵之
正嗚呼誠若是也則夫人而能言之不知恆德守正而敗天
下之事者非一何者謂恆德守正之未必適於大道也漢之

末造可鑒矣是故道在於正已則正已爲急道在於安社稷則安社稷爲急未有已之不正而能安社稷者也亦未有社稷既安而身爲不正者也孔子之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道其經爾孔子于春秋列國之君可也若伊尹周公者亦可止乎察于伊尹周公之事則漢唐而下又有不足言者矣今天子之冲年御極雖聖神天縱而天下之事大有可憂社稷蒼生所恃者閣輔與冢宰爾是故冢宰與閣輔非懽然相得則必不能行其志卽閣輔冢宰相得使不得中官之心則必不能安其身君子不安于其位而小人無所不至矣如社稷蒼生何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吾爲社稷蒼生而出入吾之小德天下後世必有能諒之者涵而濡之使彼不知君子之可畏不出五六年皇上春秋漸高英明益著然後天下事在吾握中矣夫大臣與小臣道同而用異也小臣不知大閑必不能以社稷爲慮使爲大臣者不以社稷爲急而汲汲然顧庸常之異議去道遠矣嘗讀名臣錄觀薛文清公立朝風度未嘗不撫卷曰偉哉真大臣也及觀楊文襄公與張永周旋戎務而卒因之以誅逆瑾又未嘗不嘆息使文清能降心一二不卽去位安知石亨輩不少斂戢夫二公者使其易地固當皆然然而文襄之功不可少矣當逆瑾時劉謝二公去而長沙獨留使是時長沙

赤去則不惟國無其人而於當時事體亦更爲不美此長沙所以冒天下之議而不顧微長沙則劉謝二公亦必有不能若是愒者是故正已物正臣之上也聖賢言之聖賢已病之矣欲爲文清則王陵固不足言能爲文襄則狄梁亦無他術在視其道之所在爾故曰人臣殺其身有益于君爲之況迂其身以成其君乎周公優爲之夫迂身以成君視枉尺直尋者固同形而異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告今之爲周公者

因本外交東溪樓公行狀

太僕卿孫承澤曰出入遊問余

公諱舜卿字虞臣別號東溪生宏治丙辰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嘉靖丙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一世居諸暨之楓

橋鎮父承事郎諱濬母鄭氏兄弟四人行居二配陳氏繼楊氏六子俱陳出男四長守賢娶駱氏次守邦陳氏次守憲陳氏次守章駱氏女二長適陳次卽余婦孫男已七人或問余曰公何如人曰公庶幾所謂天民者與曰孟子稱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釋者謂伊尹太公之流公豈其儔與曰非是之謂也公忠朴渾篤內無較而外無飾於人無好惡酬酢日用惟直發其天性承事郎公善貨殖雄貲冠一方公承考志隨所任竭力雖所至卒有大獲而未嘗瑣瑣較錙銖而壟斷計及其後雖從僕走侍皆成中產而公囊無私積既兄弟異食亦不自營凡公家所未備及可壯居室者雖道里門

弟異食亦不自營凡及家所未備及可北居室者雖遠里門
牆器具之類繕治不遺未嘗計彼此曰吾以卒先志耳既而
課諸子入不置籍或曰得無遺忘卽閉目俯首曰曾有子而
欺其父者雅好整潔雖園圃木植時率僕從少類附無不芟
治每日灑掃室堂或至親執箕箒忘倦而繁華靡麗一不之
及於人無賢不肖待之如一而是是非非未嘗少貸聞有不
善卽瞋目面數未暇察其信否是以長者知不知皆稱其親
厚而小子亦或有疾其戇者嗚呼凡公所行皆以直道自處
而亦以直道處人雖文彩不少槩見譬則木石之未治固不
可儼諸清廟之器而天性渾全自可嘉玩使得匠石斲而磨
之爲有餘用視彼雕刻萬狀不惟不適於用而斧鑿略不可

施者爲何如哉愚故曰公天民也壯年長鬚偉貌望之儼然
不意兩遇奇疾雖保無恙而儀容少衰禮每與諸嗣共憂之
及今無慮十年卒以舊疾終嗚呼天也禮自弱冠館貳室易
五六寒暑始歸其間所謂視予猶子者何可盡述所尤誌於
余心者始禮顛躓百端未嘗爲憂迨有寸進亦未嘗喜愛而
禮之後如其初而予因之知所自勉欲庶幾所謂不以得失
動其心者實公起之今尚未之能而公其已矣能無痛哉且
念叨有王事雖幸視捐館而未必得執役於襄事之日也謹
爲次其行實以俟銘誌之君子嗚呼公之行盡於此哉私心
之所竊喜而疑人或忽且反諱焉者敬表而出之諸嗣挺挺

仁孝藹然必能述其全以屬名筆而此其所不可遺者也

樓門章孺人行狀

樓君用遂結髮娶孺人章生三子一女於嘉靖某年月日卒焉距其歸某年若干歲距其全某年月日若干歲用遂以父命扶攢祖塋乃謀爲行狀於予將俟葬之日求名公之筆而銘焉予惟與葬予祖考妣不爲銘誌石惟誌世系歲月而已今顧爲子謀此不亦異哉用遂固以爲請且曰假文詞以圖不朽近世之風大抵然矣辱愛最戚知吾家與吾心事者莫如子惟吾子圖之存歿感焉予曰非所及也竊惟古者諡以尊名節以一惠雖繼天之聖或諡之爲文或諡之爲武諡文

者不得以兼乎武謚武者不得以兼乎文豈徒恥名之浮於
行亦以一其惠也況婦人之道無非無儀雖有儀非所當悉
也無已則節其一惠可乎用遂曰諾惟吾子圖之予不得終
辭也謹記節焉按孺人章姓諱某自幼端重寡言歸益帥初
俗尚華麗章樓皆巨族諸姊妹皆以容飾相競不職內事孺
人獨雅素勤理姊妹育子必倩乳母孺人獨否曰是非婦人
分內事耶卽是二者以一孺人之惠後之秉筆者或有取也
或曰子之言則然矣凡爲狀者狀其有異於人者耳若二者
則亦婦人之常事也而又何多焉曰割髮廬墓聖人不以爲
孝咽李哇食大賢不以爲廉君子之所貴者非異也然袒裸

之列衣冠焉亦整矣晦冥之夕螢燭焉亦光矣好華而醜素
好逸而憚勞皆人常情況習以成俗時可得而爲之力可得
而致之顧能於紛華波靡之中獨安於人情之所不能此豈
婦人之事哉以是一孺人之惠後之秉筆者必有取也孺人
父諱礪母何氏世居暨之泰南鄉子某某女某用遂名守良
別號養吾業儒爲太學生世居暨之楓橋里

章門駱氏行狀

萬曆八年十二月四日夜紹興府倉稽縣道墟章門駱氏及
小僕阿二使女小女俱被殺是年三月駱以兇人夫章其美
命歸寧攜其三子一女及二使女行兇人戒曰女父作官回

不得俸金幾百母相見也駱默不語而兇人在家只留一小
僕阿二年甫十三乃與流徒王念三妻陳氏私遂收之同居
且日與母競不復供膳母無奈餌以甘言遣往父任兇人遂
以家事盡託陳氏夫婦行而母亦潛躡其後急趨至任則父
已無奈其橫欲遣之回矣越母至三日與其弟其善同回以
十月至家方往父任時疑其兄欲殺已也至父任涕泣及回
疑其弟欲殺已也不與同舟蓋始曾欲殺其兄而至是則又
以疑人大抵兇人之性如此也遂日與其兄弟尋隙兄懼密
之父任兇人乃迎駱歸時駱之父以雲南布政司參議丁內
艱回四月矣索俸金無幾憾不已至今月二日兇人以陳氏

與其善笑疑有私怒曰不殺其善與陳氏非夫也持刀加陳氏頸駱抱救陳氏走脫兇人覓之不獲徧搜其隣家隣家或怒之王念三又來索妻兇人大怒曰走陳氏者我劣婦也是其與我弟通故庇陳氏必殺之遂用木棍亂捶自肩至於髀又用鐵尺亂捶自髀至於足駱分死密呼其子三才語曰我死爾告我父何苦我至此三才泣復慰之曰爾母泣我且未卽死所望汝成立汝力學無肖汝父是我出頭路也二使女曰桂花曰小女密告曰兇人礪刀久矣盍逃之駱曰逃將焉往渠病狂爾過一二日當復常寧有真殺人理至四日駱病傷謂兇人曰我死我父寧貸汝兇人詈曰獨爾有父遂往呼

其族人章亮五曰明早出索租爾宿我家可同往也將甘心焉亮五諾之而不果往及夜又往呼其善僱工人名丁四者丁四素畏之匿不應回夜飯罷阿二持量器取米爲晨炊備兇人應曰且罷明早我有別話汝臥廚房毋拴門我欲早起便取火也遂不與駱同寢促三姐隨母而臥其床三姐者渠九歲女也牀在駱寢側至二更忽躍起至廚房急呼阿二阿二應以穿衣兇人叱曰一語爾胡必衣阿二忙起兇人遂把其髮入戶卽以刀刺之阿二叫屈屈二聲死駱在牀驚曰汝作何狀兇人罵曰作何狀已殺爾私且及汝卽入牀把髮以刀亂刺駱叫三才還可救再叫天地救我一聲死是時駱尚

抱小兒哺乳三姐驚醒抱母腳尚未知母之死而三才驚仆地不敢視兇人懼不免詰小女令爲誣證小女曰是可殺不可誣也卽以刀刺小女死復以刀加桂花頸詰如前時桂花方吹燈跪應曰相公言是始釋之遂奔告祖母沈及叔父章如錦只言已殺阿二促如錦呼其善起欲甘心焉其善固不起復回家另用薄刀砍二首入城告以姦城中人始而駭旣而疑旣而知爲駱也萬口喧然訟其屈而兇人又口辨言之甚穢官司未察疑信半焉事下會稽縣尹則沔陽劉公也視阿二髮甫齊眉疑之提三才桂花及其親長訊得其狀夜復與其佐潛行市里中察物情無不得卽兇人在途中悔不及

殺其善又悔殺者小僕又寄言回須埋小女屍滅其跡等語
人不及知者公皆知之矣又親臨事所相屍訊之里老里老
涕泣道駱之賢而欲啗兇人之肉也訊之族長族長涕泣道
駱之賢而欲啗兇人之肉也其族之大夫士則不待訊而自
至橫泣稱駱之賢而謂啗兇人肉不足以雪駱之寃也復訊
其祖母祖母稱駱之賢兇人之惡甚於眾口劉公詰之曰然
則兇人不可出矣曰出之是無天理也泣劉公亦俛首含淚
入城滿城老幼知不知無不歡呼曰駱小姐之寃白矣語悉
案牘中駱之父曰嗚呼痛哉人孰不愛其妻而至於殺人孰
不愛其子女嫁之不得所而至於被殺逢蒙殺羿孟子謂羿

某有罪又謂苟不充其四端不足以保妻子我之謂矣夫鳥
且知止葵能庇足顧天下寧少惡人比之非矣而又以所甚
愛者昇之是殺我女者非別人我也罪可道而痛可忍哉顧
人之死非其所必有可死之道然後惡物遭焉而我女無死
道若予不善之報則近當在身遠或及子孫而乃延於出嫁
之女章氏父子兄弟非一其或稔惡降罰宜有所當而首及
我女天乎謂之何哉女遭變不十日伊舅自任印狀付長子
其蘊告兇人不孝使是狀早至女或免乎而業已噬臍玉倚
石蘭叢薜蘭玉之不得其所宜也而誰則爲之然則予之悔
痛能自己哉而女旣不得其死子且幼舅在任遠誰能舉爾

喪而後有百年誰能知爾之死非其所卽知之又誰能知爾之賢且才者失今不述爾之行以授爾子卽有名公欲辱名筆將何據乎乃含淚而爲之狀按女駱姓諱復諸暨縣人父卽予名問禮母樓氏生而婉淑莊慧及長德言容工無所不備於父母孝兄弟和鍼黹勤恪及嫁章氏舅如鈺辛未進士今爲黃安知縣姑王氏事之盡孝如事父母睦妯娌如其兄弟居家理順內自族黨外至姻聯無不稱賢而獨不能得於其兇人始歸一二年猶如常後兇人以父母偏愛渠兄其蘊持刀欲殺之女固諫兇人怒曰汝非與兄通何苦至此把其髮毒打幾死者非一其蘊懼避之另居兇人意猶未已礪斧

結其黨奮往女覺密告姑王氏奪其斧以女洩其謀益怒困辱無所不至女欲自盡時舅以潮州府節推丁外艱家居泣謂之曰我子不才何乃累汝我夫婦在爾幸自愛母使我無顏於爾父也時女三日不食矣聞舅言復起食兇人猶毆辱之適值舅姑膳旬女含淚入廚房作羹湯事其舅姑兇人在旁詈罵如不知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母與二弟風聞而詢之則默不以實對每歸寧兇人必叱之索父俸金及歸無得必百端毆辱但曰我父窮官安能滿汝之欲不以一言告予及母章氏族巨且眾諸婦有不和其夫者以告女則爲反覆曉以夫婦之道行皆宜其夫族人相謂曰某之賢某孺人教

之某之賢某孺人教之及鍼黹有未習者相謂曰須問某孺人兇人索租橫而多取諫之不得密以簪珥與其窮苦者代完其值曰萬生不意奚用有此兇人汗羅十四妻歲逼之自盡搥其脅曰我不能相夫積累至此密以裙布助其葬兇人黨結毆母至啗其肩肉欲落每以刀加母頸暗泣曰兇徒如此子嗣必不能昌諫之尤切兇人憾益甚毆辱益加而姑亦偏私多舌始驕縱其子而卒至無奈且慣於舅前曲坐諸婦罪亦濫及我女而舅頗明喜不盡行女在章門十年餘不窺外戶章族及姻戚後無一人敢及兇人門者女守一庭如在獄中而諸事井井時省其祖姑祖姑詢近何羸也俛首墮淚

而已祖姑每對人言某孺人忍氣作家每燕客不召廚役而
諸具備絕不似宦家女嗚呼我女之賢我能知之亦嘗自嘆
胡不爲男而棄諸水火則不能知行道之人且以罪予而女
歸寧自無怨言時或微語其二弟必曰我夫病狂近日少差
我舅賢死無悔也所求我父爲我教子得我子如我兄弟不
類章家種則終身分願足矣慎毋憾我父母而二弟亦爲含
默三才來必囑之曰毋言爾父惡爾未有室有爾弟與妹惡
聲揚誰其我與以故兇人狀愚不得盡聞而氣習已成卽聞
亦無如之何始欲殺其兄殺其弟俱不果而卒及我女變作
數日前兇人與大善寺僧共飯聞鼓樂聲曰娶婦也卽縮頸

頓足大言曰造化低不死妻我娶安寧得巨家此其處心積
慮蓋非一日而所交者又獨市井無賴混名九江王及焦光
贊之類其及固宜而不意我女酷受其毒人謂非兇人能爲
此蓋有崇厲附之豈因果之說雖儒者不道亦有不可盡謂
其無者與子三長三才次阿七阿八女三姐此我外孫乎仇
人之子乎愚不能辨統俟知道君子教之是月望日狀弟不
識不爲畏而棄諸水火恨不猶時許數丈人且以髮于而丈
諸具爵朕不嫌富家文郎和舞文女貴年論映文亦曾自知
萬一樓外集卷四 終 某無人忍兼中寒毒瘴密不皆觀外而

萬一樓外集卷五

諸暨路問禮子本 著

傳

縣志良吏列傳

陸凱字敬風吳之吳郡人丞相遜之族子也黃武初為縣長
有治蹟拜建武都尉官至左丞相

裴子野字幾厚梁河東聞喜人為縣令不行鞭罰民有爭者
示之以禮皆感悅而去歲餘合境無訟後官至鴻臚卿領步
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贈散騎常侍

郭密之唐天寶中為縣令建義津橋築放生湖溉田二千餘

頃民便之

寇仲温宋慶厯初年爲縣令每見星視事亭午皆畢興儒學廢淫祠父老稱之

丁寶臣字元珍宋晉陵人也進士及第以太常博士知縣事

寶臣初知剡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信畏而便安之剡暨鄰邑也故其來民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寶臣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至卽有聲以材行選編脩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吳文懋宋縣令爲政寬平洞知民隱皆畏而愛之

陳端禮宋縣令剛正嚴重化民以善去之日如始至焉

錢厚之宋建炎初爲縣令長於吏治初和買絹暨一邑倍於一郡民不能堪厚之力請於當道奏減四分之三

陳煜宋縣令廉靜愛民庭無留訟吏不敢欺嘗劾其隸凡屬姜紹字繼之宋縣令適歲侵請賑於上得米數萬石全活甚眾

郭允升宋縣令爲政明敏朝訟暮決同僚錄其判語以誨子姓

熊克字子復宋建寧建陽人也紹興中以進士知縣事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趨以應克曰寧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

使者芮輝行縣至其境謂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
 良吏為表薦之後官至起居郎兼直學士院
 劉炳字汝光宋嘉定間為縣令廉明有為時有淘金之役民
 甚苦之炳力為奏免

劉伯曉字晦之宋山陽人也嘉定中以進士為縣令癸酉六
 月戊子雷雨日夜不水上洪水衝漂民畜田舍無筭公掩泣奔
 救聞其事於朝委官覈實相繼十有七人皆不欲實聞公與
 止小其議竟得請蠲租稅一年田之不可復者除其籍民感
 泣像而祠之

家坤翁眉州人寶祐間為縣令有政績能文章尤好獎育孺

生曾築長官橋為長堤以障水堤傍植柳以防衝鬻人號家

生曾築長官橋爲長堤以障水堤傍植柳以防衝齧人號家
公萬柳堤
馮翼字君輔濟寧人元至元中爲縣令元貞元年陞縣爲州
卽知州事始至訪民隱知姦狡者爲蠱嚴爲禁緝里社長有
藏匿者同其罪皆望風引去鄉胥舞文稅白日浮令民得自
陳訴日盡釐豪強者以催抑不得違則羣怨之翼不爲動有
頌其廉者亦不加喜曰此士大夫恆分也奚足齒乎政暇輒
引諸生講論經史州吏環聽皆凜凜動色會行省檄勘他路
荒田及浙西瀕海郡鹽法利病所至弊衣徒步務核其實大
德二年新建都水庸田司遂遷任焉

于九思字有卿元薊邱人大德間知州事時俗好計牒訴糾
紛長吏恆難其治九思委曲咨詢得民情僞察其尤無良者
痛繩以法飭勵學校選擇秀茂示以禮讓囂譁寢衰或言地
產水晶砂金發使調民丁採之闔境騷動九思力陳無產狀
得罷其役遷知奉化終湖廣宣慰使
單慶字吉甫元濟寧人也大德十年遷知州事時歲飢且疫
死者枕藉公至謀所以拯之之術早作夜思寢食俱廢民賴
以生則相與言曰公所以生我者甚艱吾等何以報其若公
之政帥公之教以成公之理乎公益撫民以寬待士以禮有
淨於庭者進而兒女語之皆慚惕自咎引去凡有征發與先

立期會皆不勞而辦盜賊化爲良民鞭撻幾惜官署寂然前

立期會皆不勞而辦盜賊化爲良民鞭箠幾措官署寂然有
虎暴入市人莫能禦公爲文告於城隍三日虎死廟後歲蝗
及州境皆抱竹而死三年遘疾大書忠孝數字遺諸子卒民
之奔哭者塞道及輓行奠送者亦如之相與立祠祀於城隍
之側淵衷其凡一楊也速答兒元山西人也知州事平易得民及滿任前州判
官黃潛爲文送之略曰諸暨古望縣也仕焉者往往憚其俗
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日益薄愚民無知苦吏
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至此由
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也異時之賢守有爲之樹碑者有爲

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況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才
顯或處而以尚義稱俗豈不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爲
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爾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與侯仕
於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徙儲暨其治汝如在京師
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
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澆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不致疑
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
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說者謂其不惟見楊之幾微而實中
暨之肯綮爲治暨者之龜鑑云

樂鳳字秉德高郵人也元至正己亥我皇明兵下諸暨州明

年庚子以鳳知州事廉謹愛民治多政績院判謝再興謀叛以兵挾鳳鳳不屈兵及頸氣益厲鳳妻王氏以身翼蔽皆死之

田賦字立夫蒲圻人也洪武初知州事明年改縣遂爲知縣時兵燹之後官吏皆寄宿民家賦夙夜淬勵招撫流亡墾闢草萊興起學校無不竭心而營建亦稍備焉

孟貞洪武初知縣事操守正大庭無滯獄

張真姑蘇人洪武末知縣事性鎮重廉介是時縣始去兵民稍營聚生業而湖山間田地最瘠薄前時賦重皆棄捐不耕元知州馮翼力請蠲租聽民收業乃始佃墾至是司國計者

一木夕集 卷三 五
欲履畝升科方故萬端百姓憂懼真持不可以身為請意誠
語到乃得減裁也

熊禮臨川人永樂元年知縣事清慎恪敏詳於治體四年使
者抵金澗山取金民皆鬩擾禮與本府判董瑛極言山本無
金前時淘采無成大為民厲不可復啓其階使者按視得實
為寢其役民為立祠祀之吳亨字通夫鄆城人也永樂癸巳
知縣事端介剛毅砥礪廉隅縣湖田堤岸皆壞頻年苦水亨
疏請為築務令堅固水不能決民享其利以目眚乞免貧不
能歸寄寓安俗鄉卒即葬焉民為率錢表其墓曰清廉知縣
吳公之墓

許璽高郵州人也正統初知縣事寬厚勤敏鞭朴不施未幾以憂去鄉民送者填塞道左

張鉞字大器新安人也正統間知縣事廉正不苛且有才氣括蒼盜起轉掠金華諸縣鉞晝夜訓練民兵爲戰守策寇不敢犯東南偏有葉大山界東陽義烏間有葉氏者盤據其中素不奉法且將哨聚爲變鉞躬率義士黃叔威蔡宗永等搗其巢穴境賴以寧其他斥學宮修縣廨易浮橋以石梁凡所建置皆遠猷大利邑人至今賴之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也宏治間知縣事珍時年尚少且縣事久廢文移山積珍乃發憤尋繹旬日之後百緒皆明擿發逋

滯過於老吏且廉靖謹飭迄無敗事雅稱循良後官至侍郎
朱廷立字子禮通山人也嘉靖初知縣事恢廓有守愛民禮
士皆出歛誠先是縣有額外長短差歲費民財八百餘兩廷
立爲蠲除之山會二縣有海堤之役議者令暨亦歲出夫錢
廷立曰居民守土各有分域禦蓄捍患從其封疆山會之堤
而暨與修之暨亦歲有湖堤之役可率山會之民從事乎語
詳海塘或問郡爲罷之作訟誠勒諸石諭民無相告訐置鼓
於獄囚繫有所苦令擊以聞後遷監察御史官至禮部侍郎
徐履祥字子旋長洲人也嘉靖壬寅知縣事明敏有爲以縣
寡文學遂加意振作死在學之士無不愛而禮之仍葺紫山

書院敦禮師傳以教民子弟之有質者且爲復其家諸向學
者家有小過皆曲宥之於是山谷中皆知向學焉
論曰諸賢自漢迄今不知幾千百年而蒞於茲土赫然有聲
者大略可數然竊聞長者之論司馬遷傳循吏石奢李離皆
與而當時表表如蜀郡太守者反在所遺則今之所述又安
保其盡滄海之珠哉古之論循良者無赫赫之譽而民馴物
理夫以其無赫赫之譽也則後或有不得而述之者矣而民
之所願卒在此而不在彼焉於戲爲吏者其將圖其身後之
名乎抑以慰夫斯民之願乎

縣志良吏列傳二

丞曾繼烈會由家衣無醉飲卒

全授字與卿宋時爲縣丞嘗攝縣會睦寇方獵犯境率鄉兵禦卻之

吳處厚字伯固宋渤海人或曰邵武人皇祐五年進士嘉祐中爲主簿至任扁其齋曰消遙而爲之記記曰天地萬物參差散殊恢詭譎怪不能相一而莊生能一之是亦辨之志也前疑作與其著書首以消遙名篇其言宏綽其理疎曠其旨幽妙其致高邈王公大人不能器其說造化真宰不能材其用誕則誕矣而僕竊喜之又以消遙之名名其齋亦莊生之意也嘗試論之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鬪才不能與天爭補貪羨之流進躁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掇功名可

以智取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恨老死而終不悟
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倚頓耶則原憲黔婁不復爲
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耶則顏氏之子閔氏
之孫不復爲善人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管邪則乘
田委吏不復爲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邪則
嫫母孟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貴者自貴壽者自壽
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
能盈縮其分寸鬼神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
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
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泰山不以爲重付之

秋毫不以爲輕升之青雲不以爲榮墜之深淵不以爲辱震
之雷霆不以爲恐劫之白刃不以爲懼喻死生爲旦暮用盈
虛爲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觀身世之卑蹙譬如一浮萍
之造大海一稊米之寄太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
至皆樂所處皆適出與天爲民入與道爲隣若是則何往而
不逍遙乎此命齋之大略也齋凡三架十有八楹東西之廓
翼然而趨左右之房洞然而虛地可載屋不求其餘堂可容
几不求其舒可以聽訟可以燕居可以偃仰可以自娛室有
淨名經三卷真誥兩帙道書數十軸其餘琴奕圖畫舞樂之
具率皆稱是做卯而升坐於堂則捧版抱牘鴈鷺而並進階

前沸於闐闐堂下鬧如囹圄於是與里胥亭長市井里巷之
民辯曲直質是非於亭午而退休於室則前溪後山軒窗四
豁身兀坐於環堵心恍遊乎大庭於是與釋家老聃莊周列
禦寇之徒談性空論名理於書此僕之所以爲逍遙也眾人
但見僕汨汨而進碌碌而退塵埃滿巾泥汗滿鞞而不知一
室之內自有此樂金朱煌煌軒冕崇崇爵甚榮而位甚尊任
甚大而責甚重怨謗之所藪憂吝之所窟又不知與僕室內
之樂何如哉乃知古人韜光斲景陸沉於世柱下之史漆園
之吏柳下惠之小官東方朔之爲郎皆有所謂又何必遁逃
山林跼伏草野而爲方外之士哉夫位之卑者不競則躁職

之賤者不快則悲今吾於是齋也齊鵬鷗之大小均鳧鶴之短長荒唐汗漫醜縷重複廣南華之意述消遙之旨者不惟用以自釋又將告諸後來者使之息躁競悲快熙乎澹泊者焉其爲文雄壯喜人意率稱是又有陶朱公廟碑五洩山玉京洞詩在山記

柯謙字自牧元天台人由江浙儒學副提舉選州判官治獄多平及賦役有困民者力爭於上皆必除之而後已嘗捕蝗境上有相率爲淫祀者取土偶人踏而鞭之以示民曰此不與命吏共禦菑者明日斬其祀蝗忽飛去擢江浙儒學提舉黃潛字晉卿元義烏人也延祐乙卯進士爲州判官獎士勸

民一以誠信時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民有餘則
總其爭者私之潛樽節浮蠹以餘錢還民民大悅奸民以僞
鈔鈎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住新昌天台寧海
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下鞠潛治潛
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遣之有盜繫於錢塘縣
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來爲向導逮捕二十餘
家潛訪得其情以正盜宜傳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
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官至侍講學士卒諡文獻

史子疇洪武初爲主簿剛介有斷事至輒報緒

蕭九萬江西南昌人洪武末爲縣丞博學能詞翰嘗書容忍

思慮四字疏其義揭門屏間百姓以訟至者諄諄誨諭之
錢顯直隸吳江人永樂間爲縣丞懷才挾器後歷工部主事
論曰古之下位多賢哲非特其時之多賢亦上之人用之也
黃潛以進士爲州佐卒歷華要錢顯不知始於何官亦轉郎
署此猶非遠古事也然則有抱蘊者亦何以下位爲嫌哉而
吳處厚雄才卓識直超物表非庸網所能低昂讀其所著消
遙齋記可想見其胸次矣年友蕭敏道九萬孫也道其祖
後陞華亭縣尹疏民弊五事忤旨被逮臨刑嚙指血寫書
報母有微臣斬首丹心在尚有英魂返故鄉之句壯乎其文
夫哉

縣志良吏列傳三

俞長儒字觀光元新昌人由學諭轉州學正治經敦行苦志
自勵晚年所造益深至任詔門人以反身自約遠近向之嘗
與嘉興顧南山老主定交及遷寧國路教授將之任疾作謂
其子昶曰昔與顧氏有成言雖病不可不一往其子難之不
顧督舟行卒途中所著有心學淵源并詩文共數十卷
袁時億東安人也洪武末為學教諭先是學官多版鄉儒為
之至時億始從銓選具冠帶備儒官之儀而時億深經術善
文章誘進諸生未嘗辭倦時官聯法峻人以田里為安不肯
就學求仕宦及時億至聞有師模乃多從之遊時億著忠臣

孝子輔相守令等篇與子弟論說謂得其義謹行之不以文

視天下國家可幾而理云

羅伯初廬陵人永樂初為學教諭耿介直言後歷翰捧院檢

討 羅伯初東安人永樂初為學教諭耿介直言後歷翰捧院檢

李永字懷永燕湖人成化初為學訓導性度凝重無支詞偽

行警輕濟乏始終無倦居五年卒諸生追思為立祠祀之

甯欽字宗堯衡陽人也正德間以舉人署學事儀宇莊重性

質慷慨以豪傑自許待諸生恩意欵洽隨其材質為科條以

督之終始無倦有好學而不能昏喪者輟月俸為助先是諸

生中有持事短長者稍忤意輒相傾垢欽至痛繩束之莫

敬上氣俗昏長多不以禮入為會六體圖說計幾生不

敢吐氣俗昏喪多不以禮欽爲繪六禮圖疏附儀注不時陳
肄學宮令眾觀覽且有精鑒諸生中凡許可者無不向進六
年召爲監察御史

尹一仁字任之安福人也嘉靖十一年以舉人署學事温厚
忠信尤喜接引後進初至任卽教人以致知求觀本體諸生
譁然久之見一仁事事反躬約已取與辭受咸要諸義始翕
然信之時紫山書院初成一仁爲諸生陳布科條作止進退
坐臥詠歌皆有節次習著求放心說一時傳爲名言說在建
置記六年遷工部主事

論曰語云以身教者從有風化之責者皆然也况師儒哉由

元而來稱良師者五六人而其所以稱多不在科條間長孺
至死不忘久要之言況其平時袁時億雅意經術伯初及永
以耿介疑重見與時論抑又聞欽在任時憲司行部至縣以
事怒縣令欽爲白并及之後爲御史前憲司被逮欽按獄知
非其罪先令人慰之曰毋慊前嫌人皆服其長者而一仁之
反躬風表尤速詩稱有斐君子詎無其人哉

萬一樓外集卷五

終

萬一樓外集卷六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傳

縣志王姚王呂列傳四

王炎字剛夫其先宋臨川縣人父榕來為縣令後遂家焉炎敏悟絕人博洽墳典由分寧尉累遷知衡州所至有聲胡公銓薦之有曰治經有行亞西漢之名儒悃悞無華實東都之循吏識者以為確論兄瑛字寶臣知通州行業與炎齊名瑛子厚之別有傳

姚舜明字廷輝宋時人其先自炎徙遷縣之勾溪由進士為

河東經略安撫使宣和二年睦冠寇連陷杭處等六州舜明知
婺州方之任城已被圍遂招集士卒突圍入城引兵出戰賊
眾奔潰時賊將洪載據處州復計降其眾四十餘萬以功遷
監察御史歷知江州劇賊李成擁眾至城下接戰又平之人
謂舜明藐然孤壘制賊橫潰使不轉入東南其功居多累階
中大夫文安縣開國男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所著有詩文
十卷奏章三卷補楚辭一卷子宏寬憲寬別有傳宏字令聲
初任剛定官以憂去後監杭稅已調江山令適歲早有巡檢
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試之果驗民告妖術秦檜以私憾下大
理獄死初宏未仕時有僧妙應者知人休咎語宏不得令終

端午日伍子胥廟見榴花奇禍至矣以是監免於杭是亦不

端午日伍子胥廟見榴花奇禍至矣以是監稅於杭足跡不
登吳山將赴江山轉越謁帥憲出城值大風雨憩路傍小廟
見榴花盛開詢祝史云伍子胥廟乃五月五日也未幾罹禍
憲字令則知秀州時錢安國豪蔓漸滋憲株鋤之略盡轉知
平江府羣盜毛鼎等出沒海道憲設方略悉擒之累遷宣奉
大夫特進開府太傅致仕

王良字止善王理子也元時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
不苟事言說淮東廉訪司辟爲書吏遷淮西會例革南士就
爲吏於兩淮都轉運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錄事判官淮
東宣尉司辟爲令史以廉能稱再調峽州總管府知事又辟

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
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
侵欺培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良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
餘萬緡厯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
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
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
改良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眾矣顧重
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
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
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良欲辭職去丞相聞之

五遺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

亟遣畱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卽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際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卽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爲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宮府糾察收追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良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

誑妄言其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冀創立衙門爲
微名爵計爾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
策哉良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
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
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狀其虛誑所有司喜
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援詔條革去
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
餘石豈復有欺隱詭計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
悉蠲之良在任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卒

年七十一

由升字升常本山西陰縣人其祖墓在縣之西塢因家焉永樂

年七十一
呂升字升常本山陰縣人以祖墓在縣之西隰因家焉永樂
初以舉人授溧陽縣儒學教諭舉實擒藻教揚材進近臣薦
升獨行君子可敦風勵俗擢江西按察司僉事號有風裁坐
累謫昆陽州同知復起爲山西僉事按部有虎患升檄告於
神虎爲遯跡以憂去服闋復補福建僉事敦本約已操縱得
宜公私安之按部至建寧螟害稼升仰天禱之雷雨驟作螟
盡死宣德初陞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尋致仕升與脩永樂
大典兩爲會試同考所薦拔皆一時名士年七十歸鄉至九
十二卒子公愿孫誥皆登科

謂有益有世矣炎興姚呂皆徙自他邑或謂當爲流寓夫所謂流寓者偶因事至久而復去者是也若三公者籍屬已定予嘗訪姚太師墓怪其不一而足或曰太師好郭景純術凡山水環抱處皆指之爲墓或曰姚氏子孫分墓云俱以太師爲名耳緩步間離其子姓住址不遠欲造詢之遇雨而止

縣志楊王列傳五

儒林上

楊維楨字廉夫文脩曾孫也元大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天台多黠吏號八鵬維楨廉置於法其黨蟠結中傷卒坐是免官久之改錢清鹽場令俄丁內外艱家居幾十年會脩宋遼金三史維楨著正統辨千餘言歐陽元讀之嘆曰百年後公

論終當歸此將薦之爲思者所阻尋用常格提舉臨安河務

論終當歸此將薦之爲忌者所阻尋用常格提舉臨安四務
轉建德路推官無何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以道梗不赴張
士誠據浙西累使求致適元以龍衣御酒賜士誠維楨作詩
曰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
夫懷抱幾時開士誠默然復遣其弟乞言維楨論其身犯六
畏士誠罵以爲狂遂不强留洪武初召脩集禮書時年八
十餘矣抵京作老客歸謠以見意或勸上殺之楨上曰老
蠻止欲吾成其名耳遣之還淞江卒維楨在妊母夢月中金
錢墮懷而生稍長父器之鬻廐馬爲資俾遊甬東得黃氏日
抄諸書歸學業日進平生性度夷曠喜戴華陽巾披羽衣與

賓客周遊酣歌有晉人風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
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貳尤喜接引後生黠奴負金
有難色書收券笑與之或僞爲文冒受金幣問而將發之曰
此誠余所作也有貴遊子踵門竟持所購名畫以去戒左右
勿詰識不識稱爲長者而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大肆其
力於文詞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縉紳先生與巖穴
之士投贄求文者日無虛席以致崖鑄野刻布列東南宋太
史濂嘗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
崖先生聲光殷殷摩夏簪漢吳越諸生多宗之殆猶山之宗
岱河之徒海然也撫其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

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如神施鬼設
不可察其端倪其文中之雄乎所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鈴
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
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勸忠詞及平鳴瓊臺洞
庭雲間祈上諸集通數百卷從兄維翰亦以文學知名起家
慈溪學博歷饒州雙溪書院山長好覽天文地理能作蘭竹
博士柯九思自以爲弗及稱之不絕口所著有光嶽集釋濟
錄藝苑略祀鄉賢王冕字元章年八歲父使牧牛壟上竊入
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
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夜潛

出坐佛膝上執冊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象多狎惡可
 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
 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
 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
 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數薦之當路
 欲署為吏冕詈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抱案牘立庭下
 備奴使哉每居小樓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
 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步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慙冕
 屢應進士舉不第嘆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
 買舟小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

豪傑事劇呼酒共飲康慨悲吟人斥為狂也遊大鄣皆欲費

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北遊大都館祕書
卿泰不華家薦以館職曰公誠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遊
矣尚可言仕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女
一童偃無所依冕知之不千里走灤陽取生骸骨且挈二女
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
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
頃畝粟倍之種梅花十樹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各百本引
水爲池種魚十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傲周禮
著一書祕不與人觀更深入寂輒挑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
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

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
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亦不煩辭謝善畫梅求者
肩背相望以緡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
養口體豈好爲人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如冕言我
太祖高皇帝取金華攻紹興召冕與語頗合畱餉午具
飯一盂蔬一盤冕且談且食盡飽乃已止喜曰先生能甘
粗糲如是可與共大事卽授咨議參軍一夕病卒冕狀貌魁
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小試君子惜之祀鄉賢
論曰語謂士以氣爲主方維楨論張士誠身犯六畏王冕語
泰不華此中當狐兔遊似識有人真主已出者高視逸舉其

氣爲何如哉而王冕志存用世視維楨尤確使得盡其挑燈
撫卷之用卽不爲伊呂盡無補哉

縣志姚黃王胡俞列傳六

儒林下

姚寬字令威舜明次子由江東安撫累遷至屯田員外郎樞
密編修官博學強記尤精天文完顏亮入寇虜眾百萬入爲
震懼寬抗論歲星入翼虜亡之兆未幾亮果斃後入奏疾作
仆榻前卒上爲官其一子所著有西溪集十卷古樂府三卷
註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補註戰國策三十一卷五行祕
記一卷及玉璽等書擬樂府數篇俱超越漢魏云
黃開字必先汝楫子宋紹興中進士也博學好古邃於經術

所論著有語孟發揮周易圖說孟子辯志麟經總論春秋妙旨六經指南諸史決疑暨陽雜俎浣溪文集共二百六十餘卷官終崇安令祀鄉賢

王厚之字順伯號復齋城之子也宋時人由平陽尉轉望江

令除直祕閣知淮西運判每言事忠懇內出改江東提典刑

獄事按處之銅銀坑官吏互相欺罔厚之悉劾罷之且籍配

其民之豪猾者相率造飛語中傷之適當言路者私有所請

不遂竟從論罷食沖佑觀錄進寶文閣致仕平生注意金石

刻所著有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冊或作卷考古印章四冊

題跋周宣王石鼓文後考訂秦惠王詛楚文精鑿絕識刻畫

淺深牋辨無遺祀鄉賢

胡一中字允文元時人以進士補紹興路錄事轉徐州路所

著有童子問序四書集箋定止洪範中場機要三益藁等集

父渭字景呂著有雞肋集第一頁亦善詩文有雪林小藁壩

簾小藁子澄入國朝登進士第混舉明經及從孫學俱彬

彬有文學澄著鷓鴣突藁學字時敏有八咏見山水諸記

俞漢字仲雲元時人精史學著史評凡十卷春秋傳三十卷

象川集十卷進呈書付禮部板行漢咨江浙行省於儒學正

長錄用不就家頗饒裕歲飢出粟五千餘石以濟貧乏後卒

士友私謚之曰文惠

論曰暨於文學不爲表著然考之上世率多沉酣典籍楊廉夫之外尚有數君子也仰前哲而興不朽之思果皆脩諸其身則吾無憾焉爾矣

縣志王翁列傳七

王鈺字孟堅別號葵軒及永樂壬辰科進士第補翰林院編脩表然文行之選奉旨清兵部武勳案牘累數萬紙鈺關覽參駁數日盡畢無毫髮紕繆有秩滿陞脩撰宣德中以疾乞歸正統初起爲江西提學僉事端雅平易品藻嚴明士類樂從行部所至山林耆宿皆相引迎謁求覩風裁南安有長河洲強黠爲梗鈺至錄其子於學欣然向化考績抵京不爲

黃倨屈卽日解官鉦八歲喪父哀毀如成人及長事母至孝
讀書一過終身不忘儀狀博偉舉止端嚴朝野重之及致政
家居寰壁蕭然無異寒士年五十八卒
翁溥字德宏嘉靖己丑進士初授太湖縣知縣民安士習使
者屢薦於廷徵入爲吏科給事中持重識大體不瑣瑣掇
拾干時譽大同軍殺主將廷議持疑抗言乞正法以定國
是事寧功罪失常抗言請風力官覈實一大臣諛佞播弄擅
愛憎抗言發其姦狀乙未同考會試所得名士尤多落職爲
龍泉丞怡然就道日閉戶親文翰每閱十日一升堂不須時
案無留牘陞廬陵知縣蘇州府同知廣東僉事參議四川副

使參政河南按察使湖廣左右布政使率盡心舉職不激不
撓有恩有威在四川時平白蕃及都蠻功兩一賜金綺辛卯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改江西值歲旱大飢議賑
貸明年又旱議蠲租驛傳供應屬富戶殊苦公改議并諸一
切政務調停省節民更生焉陽王攝寧府事日構洶洶疏
請分營以平事權羣爭遂定壬子陞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侍
郎考滿以捷音俸陞者三賞金幣者二丙辰陞南京刑部尚
書明年卒於官年五十有六訃一聞賜祭二壇謚榮靖 詔
有司治葬公少敏穎又特凝重朴茂能敦丈夫行及長豐碩
健勁爽朗豁達孝友信義孚於鄉族而文學政事為海內表

表所著有知白堂叢論曰

表所著有知白堂藁論曰相彼玉璣黃流在中暨八我朝
科名爵命莫有過於王翁二公者而德業文章亦莫有過之
者使天更憇遺其作用終何如哉高山景行他何適矣

縣志黃馮徐陳鄭列傳八

黃鄰字元輔號南郭性簡重工文詞居鄉持重洪武初以明
經徵爲翰林院典籍遷監察御史以老出知杞縣事道民興
學政事雅茂復以老告歸鄰嘗編次縣志後多本之云

馮謙字履吉正統中舉人由新安陽信二學教官遷知沛縣
沛當衝津民力罷於迎送謙力爲裁節邑有戚畹莊梨木廠
爲民大厲皆奏罷之且浚昭陽湖建飛雲橋民樂其庇子珏

以進士起家

徐琦字廷振正統間舉人初授崖州知州崖民多黎戴竹笠子垂髻來見琦委曲喻以服用當從中國為易方巾直領之製簡率俊秀使趨於學教以昏喪禮俗為之變九年考績轉道州知州政復報最居七年致政琦四歲而孤十五補弟子員遊宦幾二十年歸老好禮敦義人稱長者云

陳翰英字廷獻景泰中舉人授南雄府同知時流賊攻始興廷及保昌人心騷動公率民兵據險出奇俘斬悉平之年九十卒所著有記遺集子元魁孫賞元孫性學先後以科第起家

家

鄭欽字敬之成化間舉人後知澧州州多洞苗欽振威綏德
民夷交安九載不遷遂乞歸繼母王氏患瘋疾晨昏省視無
怠及居喪哀戚尤至年八十六卒所著有思軒集子天鵬以
舉人起家文行足世其父所書法尤精爲遠近所珍重令弋
陽時手書告示每爲好事者竊去及歸老手不釋卷客至清
談竟日瓶無粒米不問也年八十餘尚能於燈下書繩頭字
所著有秉燭正譌閩遊倡和北行野操南溟存藁諸集
論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諸公宦跡不爲通利然而名傳於
世則有後之者也馮鄭皆有子世其科名而陳不惟有子且
有孫徐之諸孫數年前尚有挾奇氣遊公卿間者黃嗣無聞

萬一樓下集
卷下

三

萬一樓外集卷七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傳

縣志張楊王郭陳列傳九

張定宋時人初從軍建康時清流有磔寇屢征不服定建言
寇本良民撫字失宜因而作亂若從所請願往降之遂令攝
令入洞降寇五十餘人卽實授歷潛江從守鄧州後以功授
閣門宣贊舍人知泰州以言事不報去職復江東總管召守
融州罷起知通州改守德安與賈似道趙葵不合死楊實字
國華元時人明經且通武略補州弟子員累舉進士不第遂

棄去屏家累築室桐岡博綜羣籍攻苦食淡不醜櫛者十餘
年延祐間以耆儒徵乃起歷知吉州軍事逋寇犯境猖獗殊
甚實募驍勇得數百人躬爲先鋒奮擊悉平之以功擢淮南
東路檢法尋陞都奏進院檢試南宮稱爲得人遷大理寺丞
王孟暉名陽以字行洪武初知泗州奉公約已教民耕作飭
勉諸生視其雅懋者傾身禮之州人親信最聞擢知鞏昌坐
謗謫瓊州府同知縉紳投荒裔者多企足待滿而已陽獨盡
心修職事有弗便於民者聽民譏彈故所行無一事不中人
情又善廉察有風岸衣冠黎庶至今皆稱道焉

郭斯后字伯載父銳學識清遠著有闢地理說非星術論斯

后篤行好學雅意經史洪武中坐事戍甘州在戍五年獲釋
以名行補政和縣典史綽有政績嘗作性論上中下三篇其
略曰大哉性乎非真知實得者孰能盡之漁父沒於九淵獲
觀驪龍頷下之珠及其出而欲語諸人雖溢驪珠之美終非
寸古百譬所能似也須真得其珠入於掌中斯爲實見矣其
立論貴實得類皆如此所著有星溪集及政和縣志
陳洙字文淵博學多才爲文下筆立成詞翰兼美布政使白
公主按察使陳公璇交章論薦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之語
銓曹患之不果用定襄伯郭公登楠征辟置幕府官至後府
都事卒所著有湖海摘奇等集

論曰人才之在天下久矣其不可以執一論也張定以布衣策盜楊實以淪落發憤然而卒副其志歷任中外夫豈偶然王孟暉郭伯載陳文淵殊負俗累然考其行事言論亦非淺淺馬必覓駕見其才耶曾聞長者道文淵爲童時卽能鬪牛術公列門部使諸牛出入其中勝負較然其後名重公卿間試其碩畫無一不售豈其曾遇異人哉惜乎未盡其用也

縣志三張三陳列傳十

張堅字適道宋時人受業胡安定先生從遊者甚眾後得官改京秩貧不能給吟嘯自若門生故人多顯者未嘗少予
張世昌字叔京元時諸山人爲本州訓導善著迷於詩尤精

張世昌字叔京元時歸山人爲本州訓導善書史亦言大
霧霈汪洋人莫窺乎其際而比興終不失正金華宋濂每歸
重之有八咏雜見山水記

張辰字彥暉孝子萬和之後也經術文章表裏茂鬱一時記
載多出其手太守唐公鐸辟爲郡學訓導淬礪諸生晝夜不
倦卒於官所著有草廬藁

陳嘉謨字文徽志寧子也少有師傅詩文清麗北遊燕都翰
苑交譽奏補國子生從容學易風致灑然且善鑒古名物洪
武初辟爲縣學教諭弟嘉績從子韶嘉績字繹思受知虞文
靖公得其指授爲文有師法詩學陶靖節春容簡古壯年卽
閉戶窮理學外舅王公良方宦顯略無仕進意世故澹如也

韶字伯善洪武初任山陰縣學訓導為詩古體平淡直逼鮑謝而唐律尤精同邑張辰稱其老成文獻為邑人最嘗自題其像曰雖窮而無怨雖困而知學懼違乎君子之為思進乎古人之覺罹世患之多艱味道腴而可樂夫豈俯仰而求無愧怍者與所著有苔軒集

論曰行有不豔慕於時俗而隱然足表於世者愚一不知其何由也張京瀟然京旅辰及世昌三陳上者學職爾而百世之下想見其人飄然風塵之表也死者可作誰其與哉

縣志楊吳錢申屠翁毛陳孟駱列傳十一

楊文脩字中理宋時人有德於鄉鄉人稱為佛子少有至性

及長孝友博洽母病割股肉以進母食即起佛子故病瘳

及長孝友博洽母病割股肉以進母食卽起佛子故病瘳一
日由市歸暴雨一椽瓢者穢癩不可近求共蓋佛子與俱無
難色行里許瓢者以手摩其瘳曰患可醫吃我一醉佛子哂
之明早瘳忽在背人謂佛子遇異人蓋善行所感母歿抱土
成墳慈烏數十隨之往返初欲上其事徒府固懇乃止所著
醫術二十卷
吳雄字一飛元時人性易直從金華胡長孺遊以古人自期
有地理卜筮諸書考厯詳盡嘗辟本州儒學正不就時人稱
爲碧崖先生
錢恆字九成號退庵元時人氣岸清高淹貫經史論辨古今

人物治亂人不能更一詞詩格麗唐人所著有灌園集古今
申屠澂字仲敬元時人父性受業黃文獻公之門澂與兄溶
得其淵源謹言端行俱爲鄉里所敬憚而澂尤寡合賤而賢
者禮之貴而言或少偏雅如不聞望之容色毅然至有所請
則溫然愉婉辨析必盡工古文詞春容簡奧精篆籀小楷足
配秦晉辟本路教授辭疾不行晚節益堅所著有孝全撫言
數卷澂居花亭時龍泉鄉有申屠震者作詩辭婉而義正亦
爲邑所重云
翁思學字景顏元時人雅意文詞不樂仕進然力本不爲迂
闊之行嘗語人曰凡家不論貧富但四聲不可少謂讀書聲

築圃聲機杼聲嬰兒聲也鼓篳篥全築梁宋治書所陳賈
毛倫字仲屏元時東郭人居貧自樂放情吟咏或寫木石或
作墨牛求之者接踵與遊者多名人或勸之仕則張目不答
陳大倫字彥理元時人始學於從兄洙後事吳淵穎先生絕
意仕進以教授爲業國初避兵流子里作晚香亭日與賓客
暢飲高歌舉座絕例每戴華陽巾服寬博衣支筇閒行曰吾
平生無他嗜唯攻文成僻孜孜矻矻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
者何限今安在哉每搔首自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冥
不知其有明目也識者服其曠達所著有春秋手鏡尚雅集
尚雅公所自號也

孟性善字志道元時人博洽有遠志喜談孫吳雖無所試見
而人嚴重之所著有雅齋集入其國初其嗣有名述古者文
詞殊爽人心曰先溪園公曾交之云駱象賢字則民父觀光
字用賓爲人長者洪武初辟使隴右稱職方儼授官以老乞
歸象賢篤行好學於書無所不窺爲文直述事情不求華緻
嘗斟酌四禮之要表帥鄉俗鄉人化之爲園於楓溪之上圖
書滿屋至老玩讀不輟人稱溪園先生歲飢出穀千石助賑
朝廷賜勅旌獎仍復其家府鄉飲以白衣與者皆深衣幅
巾公獨用平定巾服詢之曰民也遵制府主爲之勳色所著
有羊棗集篤終場覽溪園遺藁歸全集縣志等書祀鄉賢

論曰士君子潛伏草莽自謂能歌堯樂舜而泯然無所表見
虎豹犬羊其鞞何以辨哉數君子或以行義或以藝術或以
文學清脩俱有足稱而佛子與先溪園公尤其著者古所謂
逸民非與性善子姓今方濟濟淑慎惜其好認遠祖未免多
事不才舊志災木在縣庫被賄守者竊出增損文詞數處致
令前後皆不可讀夫上世賢者其祖耶所不必言其非耶祖
之何益孟氏有性善足以祖矣先公鄙誌別爲傳新府誌入
文學類今特傳於性善之後非謂其能有光於數君亦以見
愚之不敢薄孟氏而不與其認遠祖者爲有意耳

縣志黃吳王吳陳方虞宣洪列傳十二

黃振字仲驥宋時人以子貴累贈尉衛少卿妻劉氏封仁壽夫人振生而警悟輕財好施作樓里門隆冬極暑必登望村墅日中有未舉炊者往送之糧寒無告者兼遺之衣劉亦斥匳橐置義莊以歲入濟族黨之不能昏葬者鄉族德之目其樓曰望烟莊曰仁壽振後世多聞人不盡附附其相類者曰汝楫曰新汝楫字巨濟振元孫亦宋時人也家頗富起家監潭州南嶽廟紹興中改知浦江尋乞祠致仕初宣和間睦寇犯境汝楫瘞其貸寶於室將出奔忽賊黨執白旗揖且拜驚視之乃舊僕也曰吾主掠士女千餘閉之空室以索金帛否則將殺之汝楫曰我所藏直數萬緡願以贖其命悉發所瘞

輦輸其營千餘人皆得歸歡聲如雷一日夢金甲天神謂曰
上帝有敕以子活人多賜五子科第及汝楫知浦江時子開
閣閣聞果相繼登科高宗賜詩有昔在燕山實今朝浣水
黃之句字新字桂軒振八世孫也元時人倜儻好義祖傳義
莊闕廢已久新盡購復之以賜族人歲侵鄉人持券物來質
粟不較其直而與之所居當路之猶爲飲食以待困乏者年
七十餘盡出所質文券約三萬緡悉焚之眾皆感泣
吳和字景安宋保義保里人有負商人之逋者懼索謀他徙和
知之悉爲代償夏旱及秋禱社廟弗應和曰禱於社孰若禱
於天乎明早焚香告天詞極懇切天果雨

王理字倫卿宋時人學行俱優人稱水南先生初爲太學生
與東陽許古道友善臨安危迫因與東歸古道出其裝得三
百金屬理市田宅於縣將徙家焉古道比至家卒理聞往哭
之因出所託金還其妻子妻子初未之知也以其半爲壽理
謝之曰金與友道輕重若何其信義類若此以子良貴累贈
祕書少監騎都尉太原郡伯

吳宗元字長卿元時人性純孝輕財尚義號有風致浙以東
名士皆與之雅厚元季兵興避地者多依歸焉宗元不問識
不識咸資給歛納久之不怠治家嚴恪舉古今厚倫睦族之
事裁爲七言古體凡八百餘言并宗範合爲一集以訓諸子

子庸康庸能詩康子銓字仲衡宋景濂序其詩律格清絕曠
達負氣槩云陳志寧字以道弟嵩之字以高元時紫巖鄉人
兄弟友善事母以孝嘗割田一千畝山五千餘畝造屋三百
餘楹爲義莊義塾聚族里之貧者養之未知學者教之事聞
旌爲義門

方鑑字子兼元時白門人讀書負氣自豪然好脩行誼嘗割
田千畝山若地有差取歲利贍其族之貧不能昏喪者建義
塾禮聘名士黃叔英項炯吳萊輩主教事造就學者故來遊
者日衆而宋濂鄭深亦曾來訪云
虞元善字長卿元時人淳厚簡重以長者自處鄰里侵其地

構佛舍元善遣家僮助爲之役其人慚徙他所人有因負逋
爲人妄訐他罪者就元善求援元善爲償所逋而勸止其人
部使者重其行誼辟之不起教授鄉里子弟多所成就
宣元字子初性敦龐志脩潔與剡人商舜華善舜華遊西州
以銀一緘寄元家歲餘舜華客死元弔於其家因以金還子
其子初無知者

洪範字九疇大部鄉人由吏員官至巡檢初寓京僦屋以居
鄉有胡某者後至範挈與同寓遭疾且革館人迫之使出範
固持不可及死爲殯之庶吉士陳璣者亦範同鄉也病滯下
而家人適歸範又躬爲調護死亦殮之

論曰黃氏作善之報其應如響然而簪纓雖夥卒無厯通要者何也王理還金事彷彿范文正公元豈聞理之風而興者乎陳方兩族義田義塾吳虞二君代償逋負俱不約而同宗元款納流離洪範周旋疫殍雖其財力之大小不同亦各盡其心焉耳

縣志何吳朱胡列傳十三

何雲字士龍宋時人德祐間北兵至傾貲倡義築柵率鄉人抵禦不支與其子嵩並死於難

吳作禮字起之宋時人開禧間有寇劫鄉民勢甚張作禮與兄弟議爲防禦計因積薪備酒饌賊至迎勞飲食之乃闔戶

焚其廬無得脫者事聞拜保義郎朱光字吉父宋時人也明
經敦行元伯顏下江南遣裨將上官某招撫浙東至縣光與
同邑朱皎張軫等率鄉民抵禦光被執口占曰生爲大宋臣
死爲大宋鬼一片忠義心明月照秋水國賊誰其人鄉兵由
我起上官狼子心何顏見宗祀盡上官初宋臣也上官怒以
火然之三日始絕軫亦死之光嘗註西銘人多佩誦云

胡存道字師善元至正甲午辟爲松江路學官苗兵入城縱
火大掠獨守學不去死之前一日題其壁曰上官命我來分
教黷舍臨危要致身今日但圖存聖像此生不愧作儒臣郡
人立祠繪像刻之於石云

論曰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何雲朱光以螻蟻之怒當

論曰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何雲朱光以螳螂之怒當象輅之轍其不免明矣而奮不顧身毅然丈夫肉食者弗如也謂泰山即鴻毛即存道固有官守義亦無關於存亡而食焉必徇其難千金之子死於盜賊者同與作禮量而後動勇知兼得易地則皆然矣

縣志孝友列傳十四

賈恩者南宋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重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柏俱見燒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張萬和者唐人也力學明經遭父母喪負土成墳兄弟廬於墓萬和終子孝祥亦廬於墓俱二十餘年後墓旁產芝二本各九莖又出泉如醴人謂孝行所感事聞旌異之名其里曰孝感

黃嘉禮字仲文宋人也舉進士累官朝散大夫性孝且刻意向學曰疾不能視禱於神曰母老矣嘉禮身事之非目不可

惟神賜之明使畢事親之願目乃復明及母卒復失明

丁祥一者元人也家貧母老行傭以養母病目無以為藥焚香露禱每旦盥漱舐去眵暮亦如之逾三年母目復明事上旌其門邑人楊維楨為詩贈之曰孝子蘭刻木肖母顏木有

神痛相親况我孝子有母上堂問安否母胡為目雙瞽母瞽

神痛相關況我孝子有母上堂問安否母胡爲目雙瞽母瞽
捫壁行行聽孝子聲孝子泣母舐母目何時仰見天日星朝
舐瞽暮舐瞽一日二日百里程母瞽豁然而月明鄰里來賀
母如長夜再生孝子名上達天聽華表柱爲孝子旌鄭澹老
亦贈以詩有倒地布衣頭雪白插天華表夕陽紅之句
樓昇者字仲高元時人也爲儒有氣局性孝母病醫禱無效
夜夢神人語以割股乃可從之果愈後父病醫禱益虔時有
胡筠者字梅友亦割股救母
孔明允字孟達讀書尚志節操履清純元季兵興奉親居孝
義山中負米爲養驩如也同邑張辰謂明允當阨窮而守益

固孝益純庶幾行古之道者云爾况聞此當國而安益
石渠字孟權東郭人年十三父良金陷於獄渠往申之時當
道者威甚詰勘數四渠辨對縷縷哀感俱切父寃獲釋好事
爲作孝童傳及長論議正大爲士類儀表以醫顯益更相育
趙紳字以行父秩字尚禮工詩文精篆籀永樂時任高郵州
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墮水中紳即入水抱持河流悍急俱
不能出明日官爲出其屍尚以手持父臂不解事聞旌其門
袁徵母陳氏病篤徵憂苦不食夜禱於北辰曰母病諸藥不
效聞古有割股者如果效徵何敢惜此股遂割以進病遂愈
時方春庭桂吐華鳩巢於室咸謂其孝感所致

黃真字仲言元時人

黃慎字仲言元時人謙恭好士博貫羣書考古篆隸書法三
從兄仲忠以門戶事逮行慎從代爲之辦事已明而兄竟病
死慎扶襯歸悉發其囊中餘貲數千百緡俾兄遺孤置田宅
焉

黃珂字仲章元時人從父黃源歿於灤陽觸寒暑走五千里
衰服收葬人皆義之源字子達號松壑順帝至元中遊京師
以書法精妙試奎章閣典書轉典籤遂歿云

周元助字良佐元至正間從弟元祐爲販鹽者所誣官爲收
逮良佐哀其拙訥毅然往代械送永嘉力辯得直鄉人義之
丁美字文彥兄進洪武初被誣逮者至美度兄慙且訥必不

免請代行兄曰事在我汝何預焉美給逮者曰此吾兄也欲
代吾行耳逮者以爲實固驅美行竟死逮所同時有黃彥輔
者其從兄彥實坐誣州司迫遣將行彥輔慨然就械以往而
其事卒白鄉人皆義之而於美之死尤加惜焉

論曰孝友德行之本也而取數良多是故君子節惠焉賈恩
趙紳事出不意割股廬墓道非經常祥一之母與嘉禮瞽而
復明天乎人乎而祥一傭人也其窮而能養比之明允儒者
尤爲難能若夫兄弟懿行急難之際死生以之常有不在童
子之後者矣記曰行必稽其所做議道置法良有辨云

萬一樓外集卷七

終

精然以士執其法書古策錄書三

萬一樓外集卷八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傳

縣志阮佃夫列傳十五

阮佃夫劉宋時人元嘉中山身爲臺小史明帝初內閣選爲主衣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元年十一月廢帝將南巡荆湘欲先誅諸叔父然後發引已拘明帝於殿內將殺之佃夫與王道隆等共謀弒帝明帝卽位論功封佃夫建成縣侯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繼轉太子步

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仍以破薛索
兒功增封二百戶并前千戶以本官兼遊擊將軍假寧朔將
軍權柄亞於人主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
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耶其不稽古如此大通
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書宅舍
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
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
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外書舍人劉休
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施設一時珍
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

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玉石不能
過也秦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
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
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惟吳興沈渤吳郡張澹數人而
已秦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遷驍騎將軍尋加淮陵
太守明帝晏駕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
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
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
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
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

掌耶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粲等並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後廢帝猖狂內外莫不憂懼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共謀廢立事泄賜死時年五十一論曰人之富貴良有分哉佃夫小子非有異常智能而徼倖於廢立之會以取非常之寵使其小心畏義慎始敬終尚懼不保而縱欲無忌卒爲馮婦然而禍止其身嗚呼幸矣

公縣志女列傳十六

施氏周時苧羅山下人施有兩村氏住西故世稱西施有殊

色施父賣薪施每浣紗於江越王勾踐使范蠡求而得之偕

鄭且並獻於吳王夫差吳王寵之爲築姑蘇之臺以居後越

鄭旦並獻於吳王夫差吳王寵之爲築姑蘇之臺以居後越
滅吳乃沉西施於江以謝伍員范蠡意也
論曰愚聞之太史楊用脩氏云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
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折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
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
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
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必得其真然猶
恐牧之別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既春秋逸篇云吳亡
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
杜牧未詳審一時趨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卽沉西施於江浮

沉也反言爾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
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
越亦號鴟夷子皮杜牧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
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哲哉斯言真范蠡千古之滄
浪哉施一尤物且有蕭山之疑何足以溷列女愚喜用脩氏
說故特表之且以記實云

縣志女列傳十七

屠氏女南齊時東滄里人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
容女移父母遠住苧羅晝樵采夜紡績以供養父母父母俱
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立山神

欲相驅使汝可為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

欲相驅使汝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
得病積時鄰舍人有中溪蟻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
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
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劫殺

方氏宋南昌令王友任妻之也初友任父厚之所積書籍甲
於海內友任歿子澹南在懷抱方闢樓居祕藏之嘉定中柄
臣遣使者書幣指求再三且言門戶無鉅細皆吾責家僮驚
走徧告親戚皆重虛其請或有勸少與之者方曰門戶我當
自守彼求之必爲子孫計吾家何獨不然竟謝使者

孟氏宋海門尉倪夢應妻也夢應早世孟刻苦教子孫以忠

厚家有餘廩出糶必縮時值十之二三有言平準其值者輒
歛獻不食歲以為常

趙氏與婉宋張軫妻也軫死義事見別傳軫死趙孀居守志
教其子敦事詩書子名復

蔡氏王琪妻也姿貌端履性行婉淑歸琪未朞元至正間兵
亂蔡避亂山中賊兵猝至度不免投道傍造紙沸鍋中死賊

驅其從婢婢罵曰主母且死我可驅乎賊怒截其腰領
莊氏淑真張英妻也至正之亂英舉家避難靈泉鄉已而張

寇攻新城間道猝至驅掠羣婦以行莊度不可免罵曰死即
死欲驅我不可得賊曰驅固不可殺亦不可耶遂殺之英字

仁傑有儒行善寫花木蟲魚子恆洪武中為行人

仁傑有儒行善寫花木蟲魚子恆洪武中爲行人
郭氏靚趙宜震妻也元季亂夫婦伏莽中數年始歸而宜
震死郭年少甘貧苦節早夜織紡易粟以字教其孤宜震有
從兄用賓免官家居授徒郭令孤就學因姆氏以匪練布代
束脩用賓辭之郭令孤致詞曰匪束修無以成弟子禮苟憐
死者而及其孤則請勿辭也用賓哀其意受之孤業少有不
習郭必詈而杖之因泣然流涕曰何以慰爾父之靈孤亦歛
獻弗禁後疾革呼其孤曰勿哭父早棄我爾既有成我以得
死爲幸人皆賢之

斯氏鞠字妙善楓橋樓師忠妻也元末境內多故舉家奔竄

山谷問師忠出負米罹鋒鏑死時斯年二十六後一年師忠弟師實亦遇遊兵卒妻何氏玉年方一十八師彰死妻陳氏婉年方二十一皆誓志自守師忠從子珏卒妻錢氏年二十九翦髮一髻內珏棺中明無二志一門四節其他又有鄭氏貴澄者適孝義鄉吳璟從妹貴深適璟弟璠璠弟瑛娶黃氏昭從子儉娶斯氏一門四婦相繼寡居亦無異志夫以樓吳二姓所遭若此是固其不幸中之幸而說者謂胡人入主中國陽微陰盛宜其感召若此良亦有理云王氏乘阮氏貞王適桑溪李慶長子通阮適次子遠皆相繼天歿元季遊兵掠境一婦相與係持深入避地家貲悉蕩親族有欲奪其志者

姊似厲聲泣曰寧餓死爾遷居僻壤勤紡績以自給洪武癸

姊奴厲聲泣曰寧餓死爾遷居僻陬勤紡績以自給
洪武癸亥事聞詔表其門曰雙節邑人陳韶贈之以詩曰山石有
時泐井水有時乾嗟哉兩孀婦秉節永弗諼白髮同初志時
人多厚顏長憶泉石人相視起悲嘆枯榮連理木聚散雙飛
翰並違偕老願共守衾床單一醮雖不易保此良獨難彼美
共姜誓貞毅不可干苟非柏舟詩末俗何由敦
趙氏淑周本恭妻也父孟德嘗授以孝經列女傳等書能通
其義年十八歸本恭歸十一年而方內兵興本恭疾且革顧
趙曰世亂子弱我死能自保乎趙齧指誓之本恭卒趙挈孤
從一媵避山谷間飢餓顛踣或念其艱苦勸使易節趙怒斷

髮以誓亂既定還家日治麻縷夜燃松脂舉詩書口授諸孤
其兄公亦早死而遺其孤趙撫之愛於己子昏娶亦先焉後
皆成立云入讀本恭溫十一而於內吳興本恭爽且革源
孟貞女蘊孟彥益女也許適同邑蔣文旭文旭拜監察御史
歸娶道卒蘊白其父母曰大人已納蔣氏聘女卽蔣氏婦矣
蔣氏子不幸不一履其庭能無恨乎父母憐其意蘊念喪還
當由家側乃預制麻衣衣之而蒙以色衣及喪過卽趨出扶
柩脫外所蒙衣髮而往居喪守志始終不二事幾聞詔表其
門車 聞 歸 夫 其 四 日 雙 繪 邑 人 刺 階 隤 文 以 流 日 山 不 序
童氏者楓橋人俞瀟妻年十九瀟病亟呼童曰吾死後汝當

他適童位曰妾豈事二姓者耶前髮爲誓瀟弟滋娶趙氏滋

他適童泣曰妾豈事二姓者耶翦髮爲誓瀟弟滋娶趙氏滋
死趙年二十七潤娶金氏潤死金年二十九率願同守居側
生竹一本三幹本幹皆蠶生三節以爲瑞事聞旌其門曰
三節
齊氏妙觀南隅楊敏妻也年十八敏卒一子仲洧甫周歲舅
姑欲奪其志齊斷髮破面抱孤向舅姑泣曰我爲死者守此
孤忍此孤之無歸乎舅姑怒令自食齋居斗室紡績以資生
舅姑卒托老婢經理其家閉門不出開一竇以通飲食如是
者二十年年六十七卒
錢氏舉人駱黼妻也婉慧貞靜黼卒孤茂應甫二週錢事舅

姑撫遺孤及諸伯仲秩然有禮閨門之內肅如也一日失火
驅羣婢取諸珍玩投井中舅不之知也明日欲以其半予之
固不受年九十有六卒其後有鄭氏者黼從子宗迪妻也年
二十有二宗迪卒卽以黼孫玠爲嗣玠雖子行非其應序鄭
曰吾欲繼錢孺人爾守節五十年冰操一致年七十餘卒事
聞旌其門

馮氏寶娘酈浹妻也適未數月浹卒時馮二十三歲痛欲自
經家人覺而伺之得免後以姪楹爲嗣棄膏沐謝宴會苦志
自守馮婢子有姝色人求娶馮亦命之辭曰願與主母同老
終亦不嫁其後浹墓產連理木一株繁榮可愛咸謂馮貞節

所感馮年八十卒婢亦年七十餘狀上當道互旌異之

吳氏蔡溫妻也年十六歸蔡明年溫死吳守節八十五年如

一日壽一百一歲

服

洪氏徐溥仁妻也舅爲道州守溥仁隨任洪以家事不能行
爲溥仁娶一妾人以爲難後姑王氏有疾親嘗湯藥衣不解
帶者一月及卒三年不食肉

曹氏余獅妻也獅故年方二十一孤良充甫五月姑氏憐其
少將改嫁之抱孤誓泣曰夫雖死不有子乎閉門斷髮不從
資紡績以養姑久而愈謹歲大歉值姑喪家益貧鄰婦勸曹
攜孤適人庶可兩全曹忿其言嚙右大指濺血獅之神主隣

萬一

卷八

九

婦窺之亦泣嘉靖中事不聞旌其門年九十餘卒
論曰女子之德世以爲難有者姆氏之職久廢必其性真天
植而後率之裕如非若男子有詩書學校以爲之道也然福
與德齊非儀兩忘而陽春之發不先寒谷故吾傳近世例女
寧略無泛爲念夫寒微者也

縣志方技例傳十八

唐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邑人也授六祖心印居南陽黨
子谷道行著聞肅宗徵赴京待以師禮寂謐大證禪師
宋無用禪師名淨全者俗姓翁邑人也世業農少與父兄躬
畊凡至林壑泉石處輒宴坐忘歸甫冠於寶壽寺出家師授

以釋典無所解乃入徑山投大慧禪師宗果果曰汝有何能
答曰能打坐曰打坐何爲全曰若何打坐何爲直是無下口
處果遂知其爲法器全生長田家朴野無緣飾且不能書人
呼爲翁木大一日隨眾采椒同輩戲云試作椒頌全卽應云
含烟帶露已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幽突出眼睛開口笑這回
不戀舊枝頭眾皆嘆異俄有旨度僧果命給侍者十輩各探
籌全得之九人者不平相諍語果命復探全再獲若是者三
遂祝髮全志藏晦然天資夙悟雖不識一字而吐辭成偈有
老師所不能及者尚書尤表寶文王厚之丞相錢象祖皆與
爲方外交全自號曰無用累典大刹最後住四明之天僮開

禧二年示寂

惟月者宋時化城寺僧也明律學日念佛以修淨業一日有
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阿彌陀佛高八
尺立空中言訖而化

允憲者號同菴元時正覺寺僧也俗姓阮名家子機鋒穎悟
遊方至天竺一轉語合畱住本師曰丞相府祈雪雲集諸

山緣覺推讓其先偈語有曰朔旦年年十二遭今朝添箇是
明朝六花未翦銀河水星使傳香雜白毫老僧未免將龜毛
拂子向神天顛頂上拂碎銀濤不願一片兩片東飄西飄直
教三千世界十二樓臺總是瓊瑤嘆不妨壓倒梅花老添得

靈山數尺高賜餅還郎里月語

靈山數尺高賜緋還鄉里有語錄

榮休居士者姓魏字宗杲讀書勵行永樂間充稅戶人材貢
試刑部主事謝事歸田里生作益勤適遇雲水僧談禪理解
悟昏朝打坐偶行阡陌兀坐草間如木偶人嘗自贊其像曰
榮顯辭休致甘達生委化禪理參三昧究竟無束無西無北
無南因號榮休居士閱八九歲一日謂諸子曰有漏之軀欲
作無漏扶我入龕中當衣我以薪如槁木死灰然毋與土壤
螻蟻溷端坐良久卽瞑目踰五日儼如平生

陳嘉者字志謨元時人也文辭超邁下筆成章然佯狂不羈
無心世用累舉進士考官喜其文正欲收取卷中或間語或

圖穢必貽怒而黜人咎之怡如也嘗試成王壽考萬年其間
有云花無百日紅入無千日好物尚如此人胡不老烏有萬
年之壽考餘多類此自號龍壇居士世稱半仙後與沃洲山
道人尸解而去

酈元真者幼學道家術年五十而術通能驅雷電宣德間過
大部鄉宿山隴中農家其家無烟而火沙石從空中下若有
火擊之者舉家驚惶元真書一符命焚之忽大雷震死一老
狐於庭其家遂安

論曰昔人謂奇偉之士多沒溺於佛老之中若無用同庵者
使反之於正而充乎其才文士已耶大證禮重於王者榮休

居士即逃於儒然達於生死之際與彼維月者同乎否也志
謨倒行逆施似有所爲而卒以尸解元真學道而得其傍門
風斯漸矣

右縣志名宦人物列傳共十有八頗爲僞筆所混而本亦
有未當處因剛正之存以俟後

二主簿傳

野史曰簿諸罍者不知若干人矣而獨傳二簿明其枉也枉
止二簿哉目之所擊心不能平私爲識之耳其一
李思誠江西豐城人萬曆十三年以吏員由武康典史遷年
強度雅亦通文墨在任不問鹽米衙舍蕭然而幹局更優邑

人敬而愛之值長吏入覲或曰常有贐不能辦曰吾敬長官以雅道正長官所望我者長吏喜曰有佐如此足尉人心時執海塘役方有功人謂必得美陞而忽轉王官不能治裝寮長曲助之始得行父老皆流涕其二
邱可詔福建上杭人萬曆二十年以貢士授自負其蘊謂朝廷不負人亦不敢自負勵志守素一塵不染遇有委勘拘兩造曉諭再四必令自相輸服以末減讞時當道方薄佐貳而簿亦廩廩奉禁令不得少展其材一長吏初下車私贄燕例頗費適家人至有餘資盡用之家人生難色曰吾囊羨而敢獨薄吾長官耶及後復有禮際不能繼曰吾囊罄而敢瀆

吾長官耶人以爲難所司捕一士人縛一盜至視其創重卽
白長吏曰頗有傷姑弗責且繫之士人方鞅其縱而盜卒成
篤疾坐是罷職謂致其疾者簿也萬口寃之夫詰一盜卽嚴
不爲過况以寃而獲嚴罪乎

論曰士君子之出處寧不有命以二簿之卑卑能潔身奉職
時當清明膺殊擢者比比而獨使不得其志二簿不足惜也
如風化何說者謂二簿之不得其所終以其禮際之不能趨
時信其然也爲廉吏者懼矣嗟嗟郡邑庸吏幸遷要職莫不
爲之譽盛大勒碑立廟卓卓如三簿冒物議而左戢孰能洗
其寃垢卽閭閻黑白皎如日月而糠粃中粒米顧之徒爲豪

右所媿耳愚不佞傳而藏諸敝篋同時一丞楊芳春雲南人
履任時適長吏在科場一訓導護縣印後長吏入覲署其
事前護印者利於護多方媒孽當道又承要地旨急欲命別
一教職代署卒致落職而其家眷適至遂不能歸知不知嘆
息嗟夫士之不得其所亦多故哉

縣志列女遺傳

傅氏元時人年十八適同里章揄瑜為苛吏脅軍興期會道
死道上訃至傅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忍入櫬屍有
腐氣猶依屍呵瑤日冀甦既入棺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其
身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奪其志語聞遂大慟連

日不食母囑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給婢以浴令理具投井中
死楊鐵崖贊之曰予讀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氏以爲
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降德薄者吾信
與夫婦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於
夫者義其君與愚讀輟耕錄得此識之俟後之修志者采焉

深山先生傳

駱子名問孝字舜傳別號深山亦號五亭人多稱深山先生
諸暨楓橋人也弱冠充儒學生貧不得志因教授於四方然
恥干謁對人未嘗言貧始客溧陽玉陽史少卿家叔父進士
公驥年友也遇之甚厚其孫尤愛敬之餽遺無算每辭多而

受少小不如意卽辭而歸歸不數日迎者又在門矣及復去
遇之如初如是者數四然性好施每抵家席未暖而所得略
盡史氏多賓客先生與之雜處師友其善者而禮愛其不能
故學業與雜技俱日進及史公暨乃孫俱捐賓客先生遂棄
舉子業漫遊以堪輿術代耕然不欲以其術名也所得又多
以與人好吟詩沈著有法度故所至有識未嘗以術士遇之
爲諸生時泰州近山王使君爲邑大夫品之與從弟問禮齊
名而先生竟落魄然不以爲意也其叔父自進士公外尚有
懷遠公教授公雖非顯秩其錄食亦足以給一時而未嘗濫
其升斗曾爲一將官羅致幕下贊畫居多而絕口不言利每

勸之施予曰武官當不愛死而沈財乎將官每爲斂容娶陳氏生一子二女未嘗愁飢寒人謂真先生妻子昏嫁畢陳故繼娶鍾氏頗爲所惑遂與其子異居然不以改其固窮也破屋數椽以貽其二異母弟隨處僑居不喜卽遷一歲常至再有不數日遷者後依其妹於橋亭王氏鍾故子亦故婦去不納其聘財人怪之曰使後人以我爲賣婦可乎何不畱之養曰寡婦與鰥舅不可處也後妹勸之更繼郭月餘不合去避依其次女於里中陳氏長女嫁遠故也凡所依衣食皆自給有餘不以入私橐每來會欣欣然未嘗以身世爲快也所知方易門邀至官舍意有所爲而卒不染寸絲以還次女故壻

事之益謹先生曰無更累之理視敝廬三間小園一區頗適
其意曰我老此矣擇日將徙之弟問廉曰誰與朝夕乎當止
我從之一日復遊杭城病廉急往視而已無及矣年七十
有四萬歷丙申十月也初病革語其僕曰手書小冊以送某
翁謂予也蓋近年小詩僅五十餘首耳平生得意及予所贈
灸者皆莫可得矣葬無誌爲傳之贊曰先生詩似孟郊廉似
陳仲子義似馮驩其無子而不憂也似東門賢而以堪輿糊
其口以終嗟夫以先生之至性使不以貧窶爲累得終其所
志寧止此耶然視彼營營伎求於世而無足述者相去遠矣

萬一樓外集卷八

終

萬一樓外集卷九上

諸暨駱問禮子本六著至

族譜

例義

譜史曰族不可無譜也譜亡而族散矣我駱姓居楓橋無慮

十有餘世而無譜也可哉非無譜也譜存而未精無取于

譜也夫譜以紀族文也仁以睦族實也文具而不反其實

無益也况并其文而失之哉作楓橋駱姓族譜

駱氏乎姓乎曰氏也氏也胡曰姓曰在古則氏在今則姓矣

不在宋不有百家姓我朝不有千家姓乎明與之為姓矣

作譜有二惑焉援華胄也諱累行也夫人之生也果有初乎則皆神明之胄也果無初乎則亦天地之精也胄何有焉人之言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譜有銘之義焉不曰家之譜國之史乎有鑒戒之道焉譜而不得先人之眉睫率天下之孝子慈孫而爲僞也又何徵焉是故二惑去而後譜可作也

按舊譜駱本姜姓太公封齊後有公子駱因名以爲氏其嗣蔓延天下在義烏者後漢時有陳畱守俊三國時有吳新陽亭侯統在唐時有臨海丞賓王自賓王而下十六世至百十九府君始遷諸暨之楓橋鎮又三世至壽二府君相

傳壽二府君實吳姓以姑子繼而譜不載嗟夫禮生也後
且不明氏族之學酌江河之水而欲辨其源舉上林之枝
而思轉其榦亦誠難矣考之史傳駱姓甚少而舊譜所稱
三公本傳皆謂烏人百十九府君果自烏來徙則未爲無
據然舊譜雖云來自烏而烏之同姓又有謂賓王無後者
夫賓王當武后時人謂之何而其嗣得安然無事哉無後
之說實爲近之若吳則茫無所據考之氏族大全周大王
泰伯仲雍封吳子孫以國爲氏則吳本姬姓而所載以善
著者季札亦列其中卽以國爲氏之說不爲盡誣當季札
時未聞有其說也而亦以列之則其不足爲有據之言可

知矣況今譜爲楓橋駱姓而脩其果駱也則百十九府君
吾祖矣如其爲吳則吾又不知我姓之譜當自誰始而欲
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也故今譜始百十九府君而至壽二
府君始爲正曰然則宗吳乎曰然宗吳奚詳駱也曰吳失
傳矣詳駱以著其姓之所自來也然則二本可乎曰奚其
可知其不可而猶爲之疑之也從族人之心也我溪園公
好古脩禮豈其以異姓繼而不知復哉是可疑也族之人
知有駱而不知有吳也久矣驟然去其駱而曰吳彼且以
余爲怪物又烏知天親不可以人爲而所謂故家者不在
吳與駱哉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曰孔子先薄正祭

器余能爲簿正而已然則姓可易乎曰可人之生也一而

器余能爲簿正而已然則姓可易乎曰可人之生也一而已矣後聖有作從而命之曰某姓甲某姓乙是甲亦可乙也若氏則或以國或以官或以字與名或以郡邑鄉亭族次技諡森不可紀而復有以姓爲氏者今則皆以氏爲姓矣豈一定而不可易哉故駱氏承姓已久滅單于止族繁于下不復可也況又不能無疑乎無官者皆蘇氏士籍某譜先世表有傳內傳有外傳有大傳世系明而實可紀也故列之以傳內傳異姓也外傳同姓也異姓者自外而入故內之同姓者自內而出故外之大傳有異行然後立之世表法歐譜五世爲一圖親盡也爲人後者兩見之明所

自也傳以表爲序書名書字書行或書號及官書配卒者
書壽書墓配書配某氏其書曾配某氏以某氏配及改壽
爲年者變文也文之變其事之變可知矣不書某子亦不
書幾子表可見也不書母不必書也庶子書生母某氏傳
首歐譜有官者皆稱某府君諱某無官者皆稱處士諱某
則府君似爲有官之稱然農工商賈皆以士稱又似未雅
而邱瓊山家禮儀節謂無官則似生時行第稱號加於府
君之上則府君又似可以通稱然今生時並無稱府君者
豈古今生死之別耶故今于無官者槩稱府君而生者則
直名之從質也古者帝王亦以名稱尊統于祖父前子名

禮也而況世表既直書之矣致文于傳爲能充其類乎是

禮也而況世表既直書之矣致文于傳爲能充其類乎是
故斷而從質其有稱某公者文之便也兄弟行以下則雖
已故亦直書其諱內傳書某氏書夫行明從夫也然後書
名書字卒不書墓合葬也有別葬者則特書之故嫁者書
改適或出外傳書名書字書某女適某大傳以書異行生
者雖有異行不書待論定也內傳不及妾有異行者附之
重善也有封贈者亦附之重國典也二款譜中所無凡存之備譜例也
不知者皆闕之存疑也譜首爲總譜斷自登行登行以下
分八房爲八譜斷吾兄弟行余止爲第四房譜其七譜俟
各房修到然後合而爲一不欲專求其詳也不欲闕求其

全也所不及譜者以俟我後人夫家之譜國之史不可一
日闕者也我後之人誠人各為譜世世弗替每五世則會
而為一其於睦族之道不無少補毋徒曰是紀族之文可

也善也其佳然皆未也

香繼亦其行不書於譜

皆繼也彼少於書

皆書矣卒不書墓合葬

曰效亦直書其鞠內

始繼而後贊其節

萬一樓外集族譜卷九上

終

吳廷文于新歲始表其謙平且

萬一樓外集卷九中

某總譜前原正酒醢
墓并金射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忠烈世表原正酒醢

交朋子正德珉子正忠

于三原林精齡離字某

壽姪原其德瑞子正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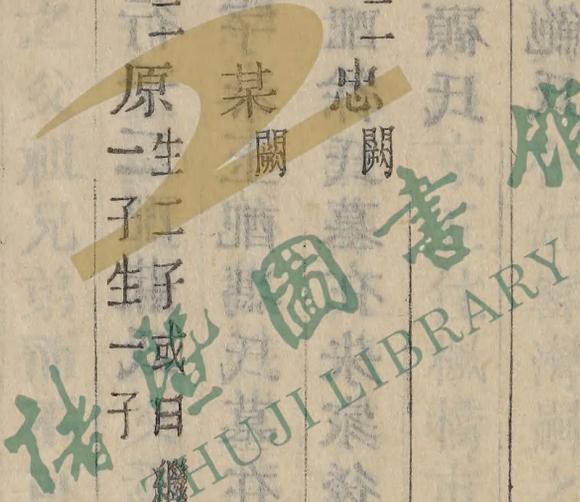
壽姪原其德瑞子正原

百才武原林精齡離字某

百才武原林精齡離字某

百才武原林精齡離字某

百才武原林精齡離字某



壽芝 旱
壽芳 闕

傳

百十九府君諱文朋字有信配華氏始遷諸暨之楓橋鎮居

焉

德珉府君字孟玉行千二配蘇氏

千三府君諱德瑞字泰玉配馮氏墓在本鄉金博隲德璉府

君字季玉行千四配徐氏墓在朱家後山

忠府君行原一配顧氏

某府君行原五配鮑氏

原三府君諱原配崔氏墓在金博隲

愿府君行原八

壽二府君諱壽芝或曰府君實吳姓以姑之子繼壽氏云配

壽二府君諱壽芝或曰府君實吳姓以姑之子繼舅氏云配
洪氏墓在金博隲墓

壽芳府君行四配黃氏在缸窰灣嗣之存者今十餘人曰京

一京二輩住楊村曰京五住楓橋市于來行爲兄弟云

譜史曰語云木有本水有源又曰成我者恩與生我者等壽

二府君以吳繼駱而卒不復姓豈其念成我者之恩而忘

本源哉昔者孔子蓋重史之闕文焉余詢之長老考之載

籍求壽二府君之父祖兄弟而不可得又烏能推其上世

以及所自始要使子孫知本源之有在斯可爾或曰王葛

村有吳姓者本族云

譜史曰聞之長老洪孺人蓋鄞縣人云

外傳

某千三府君女適王葛林吳某

譜史曰夏五之書春秋不廢焉相傳壽三府君以姑子繼駘
則卽其事之未必信而姑之適吳恐未必盡誣矣其信然
與則二府君母也敢不識之乎

萬一樓外集族譜卷九中終

萬一與收染效齋卷九中

萬一與收染效齋卷九中

萬一與收染效齋卷九中

萬一與收染效齋卷九中

與似二似抹母世遊不

似似其事文未也言而故

歸史相夏正文書春好不與

歸千三似抹文酸王高林吳某

水粉

歸吳口回文是志共無人蓋



萬一樓外集卷九下

卒天至五辛辰時... 諸暨路間禮子本 著

興總譜正

版

世表

壽芝

生三

仲實

生一

觀光

生三

純

生一

昭

純

象賢

生七

和

阜無嗣

諸

種

黼

萬一樓外集

卷九下

九

稿 租 科

仲容 無嗣

仲富 無嗣

壽二府君諱壽芝具前譜

興一府君諱仲實字誠父生員年四十有九生元大德癸卯

卒元至正辛卯配劉氏墓在本鄉趙家寺隲平本 著

仲容府君行興二早世

仲富府君行興三配何氏



仲富府君行興三配何氏

玘二府君諱觀光字用賓洪武初徵使隴右稱職將授以官

以老辭歸為軒名來月日觴詠其中人稱月軒徵士壽八

十有六生元至順庚午卒永樂乙未配樓氏墓在朱塘蟠

龍山

純府君字昌行昌一壽七十有六生元至正庚寅卒洪熙乙

登已配楊氏墓在庵山

臯府君行中二早世墓在趙家寺隴

溪園府君諱象賢字則民行長三號溪園正統中出稻穀千

石助賑賜敕旌為義民壽九十有一生洪武辛亥卒天

順辛巳配虞氏墓在蟠龍山平生雅好詩書敦尚禮義鄉
人化之所著有羊棗集歸全集篤終易覽本縣志溪園全
集并遺藁等書入本縣鄉賢祠

登六府君諱昭字景暘號雲坡生母葛氏壽六十有九生永

樂丁酉卒成化乙巳配丁氏虞氏諸氏墓在蔡村東山三

歲喪父七歲喪母溪園公育之成人年十四爲娶丁氏生

三子及十九母子俱卒府君痛曰天滅我矣遂出家化城

寺三年溪園公固歸之爲娶虞孺人時年二十二後生七

子虞孺人卒又娶諸孺人亦生一子虞溪園公內姪女也

澄一府君諱和字公達號湖西壽七十有八生洪武丁卯卒

天順甲申配許氏繼陳氏林氏墓在蟠龍山之東一名業

天順甲申配許氏繼陳氏林氏墓在蟠龍山之東一名僕家山

登二府君諱矜字大節號雲栖壽七十有三生洪武壬申卒

天順癸未配王氏墓在塘山

登三府君諱種字成務號行素壽七十有二生洪武丙子卒

成化丁亥配胡氏墓在齊鯉山左邊

登四府君諱黼字文繪以春秋中永樂癸卯科鄉試年三十

生洪武戊寅卒宣德丁未配錢氏墓在齊鯉山

登五府君諱科字仕衡號竹亭壽七十有三生永樂甲申卒

成化丙申配陳氏繼惠氏繼白氏惠氏墓在梅家塢公與

陳氏白氏墓在金博塢

登七府君諱桓字穎瞻號萃華生母張氏壽六十有九生永

樂辛丑卒宏治乙酉配虞氏墓在蟠龍山南向

登八府君諱稿字翹楚號雲居生母張氏年五十生洪熙乙

巳卒成化甲午配俞氏墓在倪家隲

譜史曰語云子孫賢族將大詎不信與我駱氏蓋如綫焉月

軒公辭官守嗇溪園公善繼其志七子一從怡然同體豐

聚樂施好古篤學爲一鄉望逮捐館孫元已千餘指歷今

將二百年生齒日繁而里之長老每伏臘往往稱述曰某

禮始溪園公某法始溪園公嗚呼豈偶然哉聞之長老溪

國公陶朱之術登一府君之力居多五府君次之而文學
一派則著自四府君五府君巨體善食能一飯五斗飲盡
石不醉嘗肩輿出遇當道輿人不及避柱置墻角府君不
能下拍輿張口當道者頽笑而去可想見其人品矣四府
君登科不仕識者惜之六府君伶仃孤苦卒以成立故溪
園公燕貽之際有二難焉視其從子如子八子而六分其
財得其全者不爲嫌而得其半者不爲怨非其公且仁能
所致然與能致然與

內傳

壽正孺人見前譜

萬一樓外集

卷九下

七

劉氏興一孺人諱顯壽七十有七生元至大庚子卒武洪丙

辰丙

何氏興三孺人

樓氏玘二孺人諱記字一貞邑北郭樓文甫女壽七十有六

生元至順辛未卒永樂丙戌

楊氏昌一孺人諱曾大部鄉楊伯良女年五十有二生元至

正辛丑卒永樂壬辰

虞氏長三孺人諱妙音年四十有二生洪武己酉卒永樂庚

寅

丁氏登六孺人又虞氏諱妙貞年五十有五生永樂庚子卒

成化甲午又諸氏諱淨員杭州府人壽六十有五生景泰

丙子卒正德庚辰

許氏登一孺人諱妙善行四蕭山縣人年二十有三生洪武

丁卯卒永樂己丑又陳氏諱妙圓行二年二十生洪武甲

戌卒永樂癸卯又林氏諱永延山陰縣人壽七十有七生

洪武甲戌卒成化庚寅

王氏登二孺人諱永貞竹齋玉先生曾孫女壽七十有三生

洪武戊辰卒天順庚辰竹齋諱冕邑之高士孺人命子梓

其詩集行於世

胡氏登三孺人諱妙圓行六年四十有四生洪武壬申卒宣

陸德乙卯

錢氏登四孺人諱處清山陰縣人壽九十有五生洪武丁丑

卒宏治辛亥居家貞靜有度偶失火率羣婢收諸珍玩投

之井中次日溪園公謂俱燼矣孺人指井出之公喜賜之

半園辭不受溪園公量勞分財謂七府君八府君後生共

一分四府君務學且早世與六府君共一分而他四房各

得其一獨難孺人孺人欣然曰吾夫于理財信無功吾子

敢望諸父或嗾之曰爾夫光略氏爾又媼分財顧薄耶則

對曰吾舅必有說眾遂翕然

陳氏登五孺人諱妙恭年五十有一生洪武辛巳卒景泰寺

未又惠氏年五十有七生宣德戊申卒成化甲辰繼白氏
年六十有六生宣德庚戌卒宏治乙卯

虞氏登七孺人諱妙真壽六十有五生永樂庚子卒成化甲

辰

俞氏登八孺人諱妙淵本鄉俞知縣女壽八十有八生永樂

某甲辰卒正德辛未

譚史曰無非無儀閨門之福我駱姓幾十世而錢孺人獨有

某聲不幸也夫嗟夫吾不願夫婦道之有聲也王孺人名賢

之後所能傳其先賢之美此豈婦人之事哉竹齋先生善

畫梅禮幼時得之甚多皆孺人所貽也而不能識隨棄之

今不可復得矣。其甚於昔者，人視彼而不歸，歸則棄之。

外傳：其出，其美，其入，其律，其於，其求，其善。

某月軒公女適楓樹頭黃某，其徽，其文，其整，其王，其大，其谷。

某溪園公女適迴村駱玳玳，本姓周，幾十封，而餘，餘，餘。

某溪園公女適樓子隲吳某，其七，其八，其九，其十。

譜史曰：婚姻之際，不可不謹也。我姓宗吳玳，雖周姓猶我之。

吳也。而溪園公女卒適二姓，當時好古修禮，豈其謂吳孟。

子哉，是必有他說矣。書六，其正，其派，其與，其干，其卒，其外，其甲。

其六，其十，其六，其宣，其與，其卒，其去，其尚，其丁，其取。

萬一樓外集族譜卷九下 終 其宣，其與，其卒，其外，其甲，其氣，其繼，其白，其刃。

萬一樓外集卷十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登四房譜

世表

甫生一子 茂生六子 膺生六子 瓌繼一子 鳳生一子 良生五子 問情無嗣

問性無嗣

問懷無嗣

問悅無嗣

問恆

璵生三子 鳳生五子 岐生二子 驛生二子 問道

今本... 無嗣

騶生四 問孝

問廉 無嗣

問交 無嗣

問信 無嗣

騶生二 問學

問召

騶生一 大武

驗生三 問邦本 著

問易



騶生六

吳世

登四

萬一

鳳都
問都

鳳毛
子生二
駮子生三
問忠
無嗣

問恕
無嗣

曾孫
無嗣

駟
子生二
問禎

問祥

鳳羽
子生三
驕

驥
子生三
問智

問仁

問化

馭
問龍

瑄生五鳳來生二重慶生問行無嗣

馴生二問士

問友

鳳儀無嗣

鳳鳴生驪生四問經

問綸

問綱

鳳手生二問紀

鳳嗜生一駢無嗣

問濬

鳳岡生一馳無嗣

登四德錄與玉散

鳳岡

子生一 馳無嗣

五生永無字正

璉

子生三

鳳韶

出繼

鳳

韶

無嗣

百童不至

公屬

公屬

公屬

公屬

鳳

生二

駟

子生一

問禘

竟以任伏

竟以任伏

驂

子生一

問禮

玠

出繼

鳳

生三

鳳

問

鳳

鳳

鳳

珩

子生二

鳳山

子生二

驥

子生三

問明

氏基在亦

氏基在亦

問

缺無嗣

問策

劉

劉

劉

鳳

生四

騏

無嗣

問安

問安

問安

萬一樓外集 卷下

三

鳳庭子生四驢子生二問安

問龍一作隆

問賢無嗣

馮無嗣問

驕子生三問初

問裕

問禱

酉童

傳

登四附君現正譜

鳳階出繼

鳳岡無嗣

可七府君諱茂膺字宗受號適儉壽六十有五日

可七府君諱茂膺字宗受號適儉壽六十有五生永樂辛丑卒成化乙巳配魏氏墓在齊鯉山府君任俠不喜讀書溪園公不悅每庭揖必面數之後庭揖竟不至溪園公罵曰汝違吾教後何效而昌徐對曰視吾後能無昌竟以任俠終

晉行

七府君諱環字廷輝商死於水年二十有六配馬氏墓在齊鯉山

十府君諱璵字瑞卿號東林壽七十三配鄺氏墓在陳基術山

高一本外集 卷一
四
十五府君諱瑄字玉卿號質軒配王氏墓在齊鯉山祔登四府君墓

十六府君諱璉字石卿儒學生偉貌雄文累科舉不第號其讀書之亭曰自有故人稱自有先生年四十有七配陳氏

繼郭氏墓在齊鯉山

二十六府君諱珩字德卿號寧靜配樓氏墓在齊鯉山之麓齊行

三十一府君諱鳳韶字有成年五十有七配樓氏墓在登四府君之左

徵諭府君諱鳳岐字有徵行十四號溪峯由歲貢任涇縣儒

學訓導起復晉州歷靈壽教諭壽七十有八配鄭氏墓在

唐家山

四十八府君諱鳳毛字倫號祿軒配王氏墓在陳基衙山

五十五府君諱鳳羽字子儀儒學生配陳氏繼魏氏

九府君諱鳳來字有祥配陳氏

十九府君諱鳳儀字有采配王氏

三十府君諱鳳鳴字有雍配樓氏

四十九府君諱鳳喈字有和配楊氏

五十六府君諱鳳岡字有聲儒學生配陸氏墓在齊鯉山

四十二府君諱鳳詔早世

萬一樓外集 卷十 五

四十四府君諱鳳誥字有恩年五十有三配丁氏墓祔自有

正先生諱鳳周字含章諱學坐頭烈丹墓在齊鯉山

五十九府君諱鳳山字具瞻儒學生配樓氏墓在齊鯉山之

麓

六十七府君諱鳳庭配楊氏以魏氏繼墓在齊鯉山之麓

來行

二十一府君諱良字易直實長於在才府君年五十有四配

毛氏墓在齊鯉山

十府君諱驊字萬里號東泉儒學生配樓氏繼周氏屠氏墓

在陳基衙山

三十府君諱騅配張氏墓在陳基衙山

三十府君諱騮配張氏墓在陳基衙山

教授公諱騏字汝先又字叔龍行二十八號峯西由歲貢任

扶溝縣儒學訓導陞榮澤縣儒學教諭歸德府儒學教授

轉孟津王府教授致仕遷居本府城配姚氏繼山陰陶氏

百王氏二配林墓亦刺基衙山

進士府君諱驥字汝良行三十七號楮山以禮記中嘉靖辛

卯科鄉試壬辰科進士辦事刑部卒年三十有七墓在陳

基衙山配傅氏公幼年讀書日記正四五行及長博通羣

籍無不成誦爲儒學生名重一時及辦事刑部應詔言

時事大略爲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災異所以頻仍皆

緣中和之未致中且指及大學士張孚敬時論壯之而未究其用莫不嘆息云

知縣公諱驗字汝明行四十七號前野幼時出繼陳氏已為

儒學生自白於督學歸宗後由選貢任直隸鳳陽府懷遠

縣知縣不三年棄官歸里王氏墓在陳基術山

百五十二府君諱駮生母劉氏配王氏墓在陳基術山

百七十三府君諱駮生母劉氏墓在陳基術山配陳氏

驕行七十九配張氏墓在陳基術山

驤行百三十四配魏氏墓在陳基術山

馭行百六十九配黃氏墓在陳基術山

重慶行六曾配某氏

重慶行六曾配某氏

馴行三十一曾配王氏

驩行三十三壽七十七年四十九始以馮氏配

駢行百五以蔣氏配

馳行百六十一曾配宋氏

駟字萬程行五十二號兩山前布政司從事配陳氏

驂字萬方又字汝乘行六十八號兩瑛前儒學生封行人司

行人晉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職方司署郎中事主事壽八

十有八生正德丁卯卒萬曆甲午配鄭氏封安人葬仙人

坪六十一曾配許氏

驪行六十一曾配何氏

騃行九十八五齡下與

驢行七十配陳氏

馮行七十七曾配余氏

驢行百七十一以陶氏配

酉童幼出失所往

嵩行百五

問情行十一

問性行二十一曾以王氏配

問懷行三十九曾以吳氏配

問悅行四十七曾配俞氏

諸陸圖書 ZHUJILIBRARY

問悅行四十七曾配俞氏

問恆行六十九配陳氏

問道字堯傳行十配樓氏

問達行七十二死於獄曾配王氏

問孝字舜傳行四十六儒學生配陳氏以鍾氏繼有大傳

問廉行百生母武氏配劉氏

問交行百十六生母武氏曾配林氏以蔡氏繼去

問信行百五十三生母武氏

問學字顏傳行百九歲貢生配姚氏

問召字爽傳行二百四十一配韓氏

大武字文傳行六十六前儒學生配陳氏

問邦字孔傳行五十六配樓氏

問易字孟傳行百十七儒學生配趙氏

問都字虞傳行百四十儒學生配何氏

問忠行百三十七

問恕乳名仲孫以盜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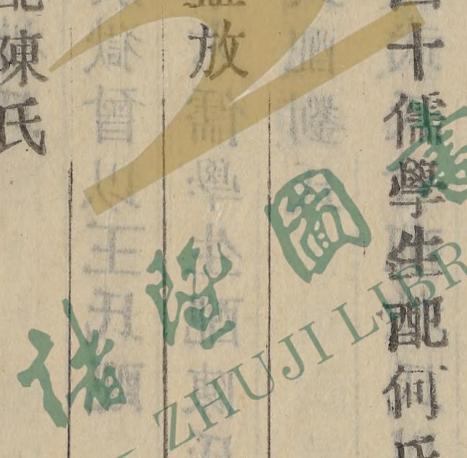
曾孫

問徵行百九十曾配陳氏

問祥行二百三配章氏

問智行百六十三配汪氏

問二行二百十二以應氏



問仁行二百十三以應氏配

問化行三百十七

問龍行三百廿三配王氏

問行行二十九

問士行六十五以王氏配

問友字賜傳行七十四配張氏

問經行百六十八配王氏

問綸行百八十九以陳氏配以胡氏繼

問綱行二百一十三以王氏配

問紀行二百三十三以某氏配

圖書
ZHUJI LIBRARY

問禘字子說行百六十七生母胡氏配錢氏

問禮字子本行五十九配樓氏

問明行六十三以阮氏配以金氏繼

問缺行百六十八酒王著

問策行百五十六酒圖

問安行七十五曾以湯氏配

問龍下作行八十五曾以何氏配

問賢行百十三酒

問初行三百五十二氏

問裕行二百六十五酒

ZHUJI LIBRARY

問禱

譜史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登四府君
力學登科而可七府君以狂俠繼之故我子孫非折節讀
書卽好剛使氣譏議長短誠肖之矣登四府君既不獲用
自有先生積學而不壽楮山公已登進士第亦不壽其他
入仕路者皆不至大用是曷故哉無常者天定天者人新
篁解籜必過其母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在後之子孫自勉
之爾族法重宗繼宗子者當擇長而出繼二公皆不以其
倫豈當時有別說與志從先祖道與時宜善繼善述非一
端矣

做內傳

魏氏可七孺人諱妙真壽六十有五生永樂壬寅卒成化丙

午彌慈為重宗繼... 公昔不以其

馬氏晉七孺人諱涓倫年三十有九生正統癸亥卒成

化辛丑晉晉... 天香人

鄺氏晉十孺人... 登士... 壽其

王氏晉十五孺人... 登四... 壽

陳氏晉十六孺人諱莊範年三十有六生正統己巳卒成化

晉甲辰又郭氏紹興衛人其夏命... 登四

樓氏晉二十六孺人

樓氏齊三十一孺人諱端壽六十有四生... 卒

樓氏齊三十孺人諱端壽六十有四生成化辛卯卒嘉靖

甲午三十六無夫又嗣兄子

鄭氏齊十四孺人

服

王氏齊十八孺人

書

陳氏齊五十五孺人又魏氏

陳氏齊九孺人又魏氏

王氏齊十九孺人又魏氏

樓氏齊三十孺人

楊氏齊四十九孺人

陸氏齊五十六孺人

諸君圖書 ZHUJI LIBRARY

丁氏齊四十四孺人壽七十有二生成化辛丑八月十七日卒

蘇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八日有五生

樓氏齊五十孺人

庚

楊氏齊六十七孺人又魏氏

毛氏來二十六孺人諱妙寶卒四十有六生宏治甲寅卒嘉

靖丙亥正孺人又魏氏

樓氏來出孺人又周氏屠氏

張氏來三十孺人

姚氏來二十八孺人又陶氏土氏

傅氏來三十七孺人諱懋壽六十有四生烈小辛順卒嘉

王氏來四十七孺人

王氏來四十七孺人

王氏來百五十二孺人又潘氏改適

陳氏來百七十三孺人

張氏來七十九孺人

魏氏來百三十四孺人

黃氏來百六十九孺人

某氏來六孺人

王氏來三十孺人
海桂受八歲
十餘二坐五齡
子呂卒

馮氏為來三十三孺人

朱氏來百五孺人
無入好戲

諸
ZHUJI LIBRARY

宋氏來百六十一孺人故適

陳氏來五十三孺人

鄭氏職方公配諱延壽封安人壽七十有二生正德己巳卒

萬曆庚辰

何氏來六十一孺人故適

陳氏來七十孺人

余氏來七十七孺人故適

陶氏來百七十一孺人

王氏嵩二十一故適

吳氏嵩三十九故適

諸證圖書
ZHUJI LIBRARY

戚氏嵩四十七故適

戚氏嵩四十七改適女姑合二百半數風巽參溼里不干辨

陳氏嵩六十九游欲華翰拜船惠之機登四篇人始盡

樓氏嵩十歲又不和

王氏為嵩七十二改適

陳氏嵩四十六

劉氏嵩百

姚氏嵩百九

陳氏嵩六十六

樓氏嵩五十六

趙氏嵩百十七

諸暨圖
ZHUJI LIBRARY

高一本夕集
何氏嵩百四十

王氏爲嵩六十一

張氏嵩七十四

錢氏嵩百六十七

樓氏嵩五十九行五封安

阮氏嵩六十三

譜史曰嗚呼我祖宗垂法之意不其遠與聞之長老溪園公
歲朝廟謁及不時庭揖諸婦布衫裙銀簪珥長幼如一以
當時盛大不能爲華飾我誠慮之熟矣我登四孺人帥德
尤爲不倦黼黻母刑之故今二百年遺風儼然鄉里小子惟

婦言是聽誇其贏餘以耀宗戚而日漸靡然亦有不覺

婦言是聽誇其贏餘以耀宗戚而日漸月染亦有不覺竊
其偷者則惑矣嗚呼此豈婦道之失哉

外傳

凡二十四

卷

南

聖

三十一

一

某登四府君女適陳貞十

卷

某可七府君長女適丁倫三十二次女適陳寅四十二

某晉七府君女適陳寅六十二

某晉十府君女適陳廉五

某晉二十六府君適樓見七十九

卷

某齊四十八府君長女適樓參百八十三

孝齊四十八府君次女適陳頂百二十一

高一卷外集 卷一
大陳齊五十五府君長女適陳頂二十四

小陳齊五十五府君次女適橫山黃某

某齊十九府君女適橋亭玉相六十三

某齊三十府君女適陳聰三

有齊四十九府君女適花山俞某

金齊五十六府君女適錢塘宣正五
文遊刺實四十二

奴奴齊五十九府君女適中村蔡某

福郎來十府君長女適泰南章連三十一
肅郎來十府君次

女適獨山趙連十一

郎來二十府君長女適屠恩中一金來二十府君次女適橋

亭王某

大院教授公長女適會稽縣姚某小院教授公次女適會稽

縣蔡某京教授公第三女登教授公第四女適會稽縣金

鎮

大百知縣公長女適浦江縣鄭元龍小百知縣公次女適陳

塘趙應華

鳳來七十三府君女適王某長珍來百三十四府君女適姚

公步姚貴百十三

捨來三十府君女適樓學詩

玉瑜兩山公女適樓承芳

玉莊職方公女適樓守約

某來七十七府君女適王某

譜史曰諺云遠親不如近隣又曰生女遠嫁將何從哉在其

人矣牛馬走童時每諸婦文來顧諸伯仲相與酣歌浹

洽終日乃去今不無少衰矣豈族屬漸疏抑人事亦有不

齊與餽遺徵召惟靡俗是效而無益緩急此姻婭之後者

即同室何益矣

諸

萬一樓外集卷十

終

歐陽氏民國肆年重刊

聚慶堂認刊三十冊

續亭公祀認刊廿六冊

名高公祀認刊二十冊

以彬公認刊十五冊

衍慶君認刊十冊

上達公認刊八冊

金佩若認刊八冊

瑤甫君認刊八冊

復堂公認刊五冊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殿虎公認刊五册

清儒公認刊五册

春泰君認刊五册

聯炳君認刊五册

炳標君認刊五册

春光君認刊五册

幼山君認刊五册
十册

春山君認刊五册
六册

元湘君認刊五册

周賓君認刊三册

諸陸圖書
ZHUJI LIBRARY

春木君認刊三册

春木君認刊三冊

登二公認刊二冊

萃華公認刊二冊

瑞靈公認刊二冊

樵星君認刊二冊

大蘇君認刊二冊

雲燦君認刊二冊

汝海君認刊二冊

春潮君認刊二冊

介圭君認刊二冊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三一律夕集

鑑三公認刊三冊

彭年公認刊三冊

燕王君認刊三冊

繼榮君認刊一冊

本應君認刊一冊

蘇學君認刊一冊

沈東公認刊一冊

華公認刊一冊

登公認刊一冊

著木君認刊三冊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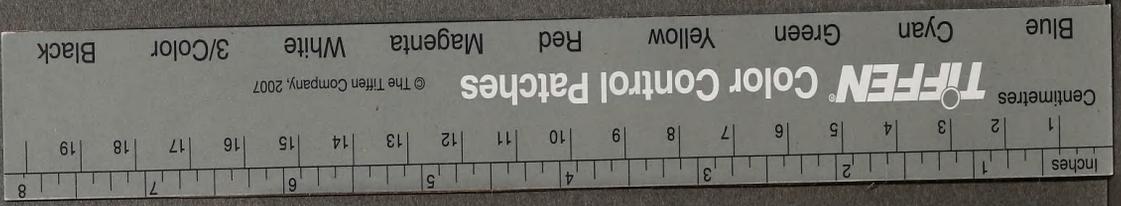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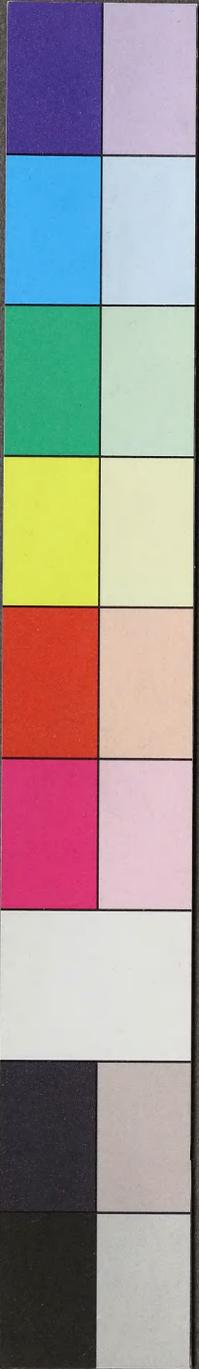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萬
一
樓
外
集

館書圖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